

書叢藝文時代大

# 霧 殘

著舍老

行發館書印務商

117  
I234  
251

大時代文藝叢書

霧

殘

老舍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2173 0138 5

# 殘霧

## 第一幕

時間：二十七年初秋的一個上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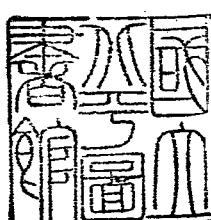
地點：重慶。洗局長家客廳。

客廳裏不十分講究，可也不算不講究。裝飾與佈置大概是全家人的集體設計，大概也就是不十分講究而又不算不講究的原因。左壁設紅木長几，几上有古瓶一尊，座鐘一架。壁上懸大幅北方風景油畫。右壁設方桌，覆花桌布，置洋磁茶壺茶盤成套。正壁懸對聯，字醜而下款值錢。堂中偏左有太師椅一把，鋪紅呢墊，是爲『祖母椅』。距祖母椅不遠，有洋式小圓桌一，上置鍍銀烟灰碟及洋火盒一份，砲台烟一聽，四把椅子。另有一大躺椅，獨立的在正壁對聯下。電燈中懸。電話與對聯爲隣。左壁有門通院中。開門略見花草。右壁有門通內室，故懸綢簾。地板上有地毯。

### 人物

(一)劉媽 北方人，逃難，失去一家大小，屈作女僕。三十上下歲，真誠乾淨，最恨日

新1947



本。

(二) 洗仲文 洗局長之弟，有點思想而不深刻。受發愁，可是也會罵人打架。二十三四歲，穿洋服，稍微有點洋習氣。

(三) 洗太太 洗局長之妻，大學畢業而以作太太爲業，既不新又不舊，既不美又不醜，想獨立而無毅力，受壓迫又欲反抗。四十一歲，衣服還看得下去，臉上可已不多擦粉。

(四) 淑菱 洗局長之女，十八歲，『新時代』的女兒，似生下來便知如何抹口紅者。

(五) 洗老太太 洗局長之母，六十多歲，只求飽暖，有小牌打，樂享晚年。沒有思想，頗有身分。

(六) 楊茂臣 四十歲，職業無定，作漢奸也可以，作買辦也可以，現在正作着各種的官，官小而銜多；化零爲整，收入頗有可觀。

(七) 楊太太 茂臣之妻，與丈夫精神團結，形影不離。有心路，不顧臉面。三十六七歲，仍自居爲摩登少婦。

幕啓

|劉媽

(在客廳中收拾打掃。從茶几上拿起一隻絲襪子，搖搖頭；把襪子放在椅子的扶手上。  
從烟灰碟中拿出兩個頗長的烟頭，放在掌中掂了掂，嘆息。)什麼時候，砲台烟還半枝

半枝的扔！（收拾到條案，披頭看了看壁上的大幅北方風景畫。只看了一下，即急忙像矯正自己似的，低頭拂拭案塵。可是，手還在擦拭，眼又不由的找到那張畫；手由速而慢，以至停頓；摸索着提起衣巾，拭了拭眼角；仍呆呆的看畫。）家？哼，連高山都丟了！（想用手摸摸畫上的山，只抬到半路，就落了下來；仍呆視着。）

仲文

列  
馬

仲文

喲！（顯然是吓了一跳，可是極快的恢復了擦桌子的工作。）  
（聲音更高了些）要二二七八，二二七八！（電話機中大慨是

西的聲音，仲文耐性的等着。

劉  
媽

仲文

劉  
馬

仲文

劉媽

仲文

劉馬

庚  
四

二爺別那麼說呀！難道咱們白丢了那麼多地方，（回頭看看壁上的畫）白死了那麼多人；

就不往回打啦？我就永遠回不去老家啦嗎？

|仲文

（不由的笑了一下，很短）你別那麼說？事情是那樣嗎，教我怎麼說呢？別忙，慢慢的打，準能打勝！

|劉媽

（手無力的垂下）可也對！咳！（低頭愣了一會兒）二爺，您要不嫌麻煩啊，還得替我寫封家信！

|仲文

你這一月的工錢，大概都買郵票用了吧？

|劉媽

（假意一笑，手又去提衣襟）那有什麼法子呢！一家大小全沒個信，活活把人急死！

|仲文

（同情的勸告）可是，你不是說過，他們和你一同逃出來，在中途走散了嗎？你現在還

|劉媽

往家裏寄信，他們怎能接得到，還不是白費事？

|劉媽

（還抹着淚）我盡我的心就是了！萬一，萬一，他們有人又跑回家去呢。我是個女的；要不然我就不往外跑；要不是鬼子糟蹋女人，誰能捨得了家呢！老天爺瞎了眼，不把日本畜類都用雷霹了！

|洗太太

（慢慢的進來）劉媽，劉媽，快幹活兒吧，別一天到晚叨嘮這一套！

|劉媽

是啦，太太！（一邊轉身，一邊找補）我是心裏真難受哇，太太！要不然我哪能這麼貪嘴惡舌的討人嫌！

|洗太太

得啦，快擦桌子吧！（看見椅上的襪子）夠多麼好！客廳裏脫襪子，多有規矩啊！

劉媽

等我擦完桌子，就給小姐送了去。年輕的人都是喇喇忽忽的！

洗太太

(向仲文低了點聲)給『他』打了電話啦？他說什麼來着？

仲文

(像很對不起嫂嫂似的，搖了搖頭)又沒打通！

洗太太

再打一次試試！

仲文

待會兒我找哥哥去。我怕打電話，一叫不通，我的腦子裏就空出一塊來；這兒的電話還是永遠叫不通！大嫂，不用着急，有我呢！什麼事都有我呢！大哥要是真不養活你，我会撲他！

洗太太

你可別真去撲他呀；那麼一來，我可就更難受了！

劉媽

(貪着聽他們說話，手雖在桌上，可早已停止擦拭。彷彿是自言自語，巧妙的接過話來)這年月，着急纔算白饒呢！太太，就想開了點吧；有什麼主意呢！就說我吧，一家

大小——

洗太太

我沒工夫再聽你那一套，連我自己的事還愁不過來呢，沒工夫再替別人發愁！你一家大小都逃散了，至少還落個『眼不見心不煩』哪。看我！看我！(湊過劉媽去，彷彿要打架似的)別看我這樣，我也是大學畢業，在社會上我也有個名兒！當初，我的臉也不這麼黃，腰也不這麼粗，那小子(覺得太過火了一點，遲頓了一下)你們老爺，也會跪在我的腳底下，求愛，求婚！現在，我的臉黃了，腰粗了。生兒養女，操持家務，教我變

成了老太太，我願意嗎？是我的過錯嗎？（咬住下嘴唇）可是，沒法講理：一個女子，只有臉一黃，腰一粗，公理就和她沒有關係了。男人就跟此地的耗子一樣，他糟蹋完了你，應翻着眼看着你，看你到底怎麼生氣。這個，我早就看明白了；自從淑菱，你們小姐，四五歲的時候，我就看明白了。可是，我忍着，像條忠誠的老狗似的，那麼忍氣吞聲的忍着，吵架有什麼用呢？咱們作女人的，美就是勝利；腰粗臉黃呀，乘早不必自討無趣！

劉媽

（未必聽明白，而專爲討好）可就是！一點不假！

沈太太

現在更好了，老爺進門，一語不發。他的眼，他的鼻子，他的神氣，他吸煙，他喝茶，都帶出來：「他還不快快滾蛋嗎？你討厭！討厭！快快滾，我好把年輕貌美的婦人接到家來！」你問他什麼，他老是那個勁兒，一語不發，只給你那個神氣看。我不能滾，這個家是他的，也是我的；我有權利住在這裏！

劉媽

無論怎麼說，您是太太呀！嘻嘻。

沈太太

太太！哈哈！還不如一條狗呢！這幾天更好了，爽性不回來了。錢，他拿着；人，不照面。老太太要吃要喝要要錢；小姐要穿要帶要出去玩，我怎麼辦呢？你說你委屈，哼，我還不如你呢！你丟了家，我在家裏頭把家丟了！

劉媽

太太到底比我強呀！

沈太太 比你強什麼？打完仗，你還能回家去，我上哪兒？我告訴你，（低切的）我不久就比你還得低下好幾層去呢！我看明白了人家的意思：人家不搭理我，而我還不滾；好，人家會把野娘們接到家裏來，教我伺候着。日本人就那麼辦，太太得伺候野娘們！

仲文 大嫂！（立起來）何必呢！哥哥不敢那麼作；他要是真不要臉，還是那句話，我會揍他！

沈太太 （愣了一小會兒）我知道，跟劉媽說這些話彷彿有失身分。可是你總得教我說說吧！難道這一肚子怨氣連——

淑蔓 （光着一隻腳）嗨嘍，媽媽！又發牢騷哪？喝，二叔，你也在這兒哪？看見我一隻襪子沒有，劉媽？

（劉媽慢慢的去拿襪子。）

沈太太 這麼大的姑娘了，就把襪子脫在客廳裏啊？

淑蔓 有什麼關係呢？（撒嬌的拉住媽媽）媽，老說你是大學畢業。告訴你，媽媽，現在的一個小學校的女孩兒也比媽你開通，也比你多知道點事。你信不信，媽？

沈太太 （無可如何的笑了一下）別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比我會花錢。

淑蔓 所以也多明白經濟問題！（接過劉媽遞給她的襪子）就說這樣的絲襪子吧；你要去買，媽，得花十五塊錢；我呢，一分錢也不用花。有的地方賣襪子，有的地方白給襪子，就

看你會找那個地方不會找！

(一邊說，一邊坐下穿襪子。)看，媽，你看，多麼抱腳！

洗太太 (轉過臉去)原諒我不能欣賞這種經濟襪子！

劉媽 也別說，可真是美！

淑菱 劉媽，你今天沒求二爺寫家信哪？

劉媽 小姐，就別拿我打哈哈了，您一點也不知道我心裏多麼難過！

淑菱 我怎麼不知道，那天我去看抗戰電影，看見那麼多難民，我還掉了兩個眼淚呢！

仲文 那就很不容易了！

然後，用粉撲擦了好大半天；紅眼媽似的多丟人哪！(湊過仲文去)二叔，借給我五塊錢，我今天非出去不可！聽說爸爸實行經濟封鎖，真的嗎？(見仲文點了點頭)其實，我要是找爸爸去，一定能夠要得出錢來。不過，媽媽和你既要抵抗，我就不能作漢奸！所以二叔你得借給我錢，咱們是經濟同盟！

仲文 淑菱，聽我告訴你！我準給你五塊錢，可是你得先好好的聽我說幾句話。

淑菱 拿五塊錢來！話，用不着說；我準知道你要說什麼，何必脫了褲子放屁，費兩道手呢？

洗太太 淑菱，那是怎麼說話呢？你聽聽二叔說什麼，他的話害不了你！

我說我準知道二叔說什麼，媽你不信；看我試驗試驗；(摹仿着仲文的聲音和姿態)

『淑菱，現在是抗戰期間，凡是一個國民都該以最大的努力，去救亡圖存！像你，淑菱，一個年輕力壯的女孩子，為什麼把光陰都花費在燙頭髮，抹口紅，看電影，講戀愛上面；而不去作哪怕是一點啊，有益於抗戰的事呢？』哈哈哈！學得像不像，媽？猜的對不對，二叔？得啦！二叔，那一套我都聽膩了；聽膩了的話，就跟破留聲機片一樣，聽着教人傷心！再說，難道我沒關心抗戰嗎？抗戰電影——等我想想（屈指計算）啊，一共出過十二部了；二叔，你看過幾部？我都看了！此外，朋友們約我去和軍官們吃吃咖啡，或是跳跳舞，我都不拒絕；我不能上傷兵醫院去慰勞呀，可是慰勞軍官也是工作。你要知道，二叔，在抗戰中，我們摩登女孩子只能以摩登女孩子的資格去盡力。假若你不許我燙頭髮，抹口紅，我就不摩登了；假若你不許我看電影，喝咖啡，而教我去『抬槍上馬』，我就不是女孩子了。失去了這兩重資格，我就什麼也不是了；一個什麼也不是的人，我問你，二叔，可怎能活下去呢？抗戰不是爲了爭取生存嗎？嘻！你當是我們女孩子們就都是木頭作的，一點腦子沒有哪？我剛纔說的那一片話，就是我們一羣女孩子在咖啡館裏費了好幾小時的工夫討論出來的！得了吧，拿五塊錢來！

洗太太

淑菱

仲文

（見仲文要掏錢）二爺，不能這麼給她錢！

媽媽！幹嗎這麼厲害呢？要厲害，怎麼不跟爸爸施展施展去呢，單欺負我？！

淑菱！你——我要不看你是個女孩子，真會揍你一頓！

洗太太 好，好孩子，好孩子！（一軟，坐在沙發上，手摀上眼，低聲哭起來。）

淑菱 （愣了一小會兒）媽！（叫出以後，又覺得不應當這麼投降）哼？（向仲文）幸虧我是個女孩子，要不然早就教你揍扁了！

劉媽 小姐！去勸勸太太吧！

淑菱 滾！滾你的！

（劉媽像受了委屈的狗似的溜出去。）

（仲文看了看嫂子，不願過去安慰，也許以為多哭一會兒她心中倒能痛快點。要向淑菱說話，話到嘴邊上又嚥下去，覺得對她多說話不是什麼有用的事。）

你給我錢不給？（淑菱幾乎是聲色俱厲了）我要不是去會一個思想家，根本就用不着這樣向你們低三下四的。這位文化人喝咖啡，得我給錢，我不能空手出去！你們不明白別的，還不懂得尊重文化人嗎？我就是希望我自己會寫文章，登在報紙上！你們自己都常把『大學畢業』掛在嘴邊上！（見仲文不動）嘔——（頗像空襲警報。）

洗老太太 （扶着劉媽）怎麼，又警報啦！（顫起來）

劉媽 不是，是小姐——唱歌哪。

洗老太太 啊！把我都吓出毛病來了，聽見一個長聲，我就以為是警報呢！（仲文過去攬老太太。洗太太明知老太太到了，可是故意的還低着頭。故意的無禮貌彷彿是她最大的反

抗。）

（老太太坐在由她專利的椅子上，慢慢的在衣袋裏掏；掏了半天，摸出把小鑰匙來，遞給仲文。）去，去上我屋裏——（看了劉媽一眼）劉媽你出去！（等劉媽走出去）上我屋裏去拿我那對金鐲子來。床旁邊的小桌上，楠木小箱裏，有個小盒，開開小盒，把鐲子拿來。（見仲文出去）菱兒！你媽又怎麼啦？

（爲是轉變空氣，把笑容搬運到臉上來，話聲非常嬌柔）我也不大清楚，奶奶！也許因爲爸爸兩三天沒回來吧；我可也說不清！奶奶，不用又戴上金鐲子，剛纔是我嚷着玩來的，不是警報！

|洗老太太|十六那天，一清早，門口有輛汽車叫喚，我以爲是警報呢，心裏一動。趕到十點多鐘，真警報了；你看，我的心不會白動！剛纔你一嚷，我心裏又動了一下；你等着，待一會兒準警報，錯不了！反正我不躲，就坐在這兒；炸死，好戴着我一對心愛的金鐲子，不致於空着手兒『走』了！

|淑菱|要是炸死，恐怕連金鐲子也炸碎了，纔不上算呢。（洗太太輕輕的走出去。）

|洗老太太|唉，你就盼着奶奶炸死，沒良心的丫頭片子，白疼了你啦！

|淑菱|我哪能盼着奶奶被炸死呢。（聲音嬌極）我是說呀，何不把鐲子交給我去獻金？  
|洗老太太|來，我看你的手。（拉着孫女的手）你怎麼不把你的戒指獻了去？單來找尋我這

老婆子？

淑菱 我們年輕的女孩子們哪，都獻過金了。我們獻金，不必從自己身上掏，我們會向別人要。人家拿錢，我們去獻，既熱心，又保存實力。像奶奶這麼大年紀，一勸別人獻金：（癟着嘴學老太太）『快獻金去，老二！』人家就會躲開你，只好自己往外掏東西了，是不是？

洗太太 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我自己的鐲子，自己戴了去！活了這麼一輩子，臨死再連對心愛的鐲子也戴不了走，那就太，太——什麼年月！

（仲文拿了鐲子來，遞給老太太）

淑菱 哼，這對老玩藝兒多麼笨哪！奶奶，你給我一隻，我就能把牠變成兩隻，又輕巧，又好

看！

洗太太 你好好的，聽話。等打完了仗，我也沒炸死；到你結婚的時候，我就把兩隻都給了

你！（把鐲子慢慢的戴上。）

淑菱 喝！可費了事啦！得打完仗，得沒炸死，還得我結婚！祖母的愛心喲！得了，奶奶，不必提鐲子的事了，先給我五塊錢吧！

洗太太 幹嗎用？

淑菱 等我用完，給奶奶開來報銷就是了；先給我！（見老太太搖頭）真要命！要五塊錢比開

金礦還難！是這麼回事，我得去會一位文化人，思想家，不能空着手兒去，所以要五塊錢！明白了吧，奶奶？

洗老太太 文化人是作什麼的？

淑菱 寫文章的，提高文化的，最有學問的人。

洗老太太 嘔！沒有一個好東西，乘早離他們遠遠的，越遠越好！聽我的話，菱兒，好好的在家裏，等吃完飯，咱們打小牌玩；贏了算你的，輸了我給你墊上，行不行？規規矩矩打

個小牌，不比跟野小子們滿街上亂跑去好；什麼文化人白『話』人的！

淑菱 （深深嘆了口氣）看樣兒，中國非亡不可！（湊過仲文去）二叔，這個問題還是得你來

解決。

洗老太太 文，不能任着她的性兒，不給她！

仲文

（一邊掏錢一邊說）讓她走吧；再呆在家裏，準氣死幾口子！

淑菱

（接過錢來）走嚟！奶奶！（手高抬，五元的新鈔票像面小旗似的在手指中夾着，連蹣

帶跳的往外走。）

洗老太太 你回來！

淑菱

回頭見一二叔，謝謝你啊！我出去之後，你要是一氣死了，可不能再怨我！（轉身匆忙的

鞠了一躬。剛又要跑，碰在客人的身上。）喲！

楊太太

(後面跟着楊先生)幸而我沒懷着孕，看這下子！小姐可是真活潑。

楊先生

啊淑菱小姐！我們沒叫門，就直入公堂的走進來了；好朋友，不應當客氣，是不是？

沈老太太

菱兒，你回來！楊太太們來了，正好夠手！

(淑菱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連忙跑了出去。)

楊先生

哈哈哈！活潑可愛！實在好！太好！(奔過沈老太太去；見太太已到沈老太太跟

前，乃改了方向，對仲文打招呼。)

楊太太

(對沈老太太發了一陣極複雜而全無意義的聲音，轉向仲文來，)仲文，還是這麼

瘦？別老憂國憂時囉！

楊先生

(見太太轉過這邊來，趕緊轉移據點，到沈老太太那邊去，作出不少複雜而全無意義的聲音來；只聽明白：)天氣太壞了！太壞了！老太太精神可好！實在好！(太太好！)

沈老太太

(一陣風雨過去大家都落了坐)(向仲文)教劉媽倒茶。

仲文

(在門口)劉媽！茶！(回來，坐下。)

楊太太

老太太，這兩天沒消遣哪？川戲京戲都來了名角啦。

沈老太太

不大愛出去，街上亂，教我頭暈！

楊太太

戲園裏人也太多，臭氣哄哄的！

洗老太太 竟唱什麼抗戰戲啊，一點意思沒有；哪如規規矩矩的唱兩齣老戲呢！

楊太太 跟我一樣，這些日子了，我連大鼓書場都不願意去，大鼓書詞也改成抗戰的了，豈有此理！趕明兒個麻將也改成個抗戰麻將，纔笑話呢！哈哈哈。

楊先生 抗戰麻將？虧你也想得出，我的太太！

洗老太太 唉，還就是安安靜靜的打幾圈小牌，有意思！

楊太太 誰說不是呢！咱們這老派的人呀，就是愛個清靜。

楊先生 啊，想起個故事來，老太太愛聽不愛聽？

楊太太 笑話簍子！老太太乘早不必聽他瞎扯！

洗老太太 說吧，楊先生，說吧！笑話簍子？有這麼個丈夫不定是幾輩子修來的呢！

(劉媽進來獻茶。)

楊先生 啊，劉媽，家裏有信沒有？(沒等他回答)好！好！啊該說笑話了；茶真好！這是抗戰麻將的故事。去年在武昌。太太，你還記得老王嗎？王子甘？(等太太點了頭)就是他。他同着三位朋友湊成了局。正打到熱鬧中間，警報了！老王向來膽子大，說咱們打咱們的，他炸他的！不大一會兒，頭上忽隆忽隆的響開了；老王拚命摔牌，表示反抗；他自己告訴我的，那叫作白板防空；哈哈哈哈！(擦了擦淚)他們真鎮靜，敵機投彈了，他們還接着幹。老王親嘴告訴我的，窗子都震得直響，他們誰也不動。這可要到

題了：忽然，院裏嘆咯一聲；老王離窗子最近，回頭一看；猜吧，是什麼？（目光四射，等着大家猜。）

仲文 嘆咯一聲，絕不是炸彈。可惜不是個炸彈；一下子把四個傢伙炸死，多麼痛快！

洗老太太 老二，你別亂攬，聽着！往下說吧，老大！

楊先生 邊命！什麼？原來是一隻人腿！

洗老太太 怕死人！怕死人！

楊先生 還是一隻女人腿，穿着長桶的白絲襪子。老王出去了，一摸呀，腿還熱着呢。這還不足爲奇。細一看哪，絲襪子的吊帶兒上繫着一個小紙包。老王把紙包拿下來，打開一看；猜！三十塊法幣，五元一張的六張！你看他們這個跳呀，這個喊呀，連解除警報都沒聽見。那天晚上，他們足吃足喝了一大頓！這不是笑話，是真事；多麼巧，多麼有意思！我管這就叫作抗戰麻將，作爲是我太太的話的補充材料，哈哈哈哈！

洗老太太 我就盼着別把我的胳膊炸飛，教人家把我的鐲子拾了去！

仲文 真是要那樣，楊先生就又多了個笑話！

楊太太 嘔，仲文！幾兒個學得這麼會要嘴皮子呀？嘔，那怎能呢，我的老太太！那些被炸死的都是命小福薄的人；命大，炸彈像雹子那麼多，也打不着！（向她丈夫）我說，咱們該說點正經的啦吧？（向仲文）二爺，大嫂子呢？

仲文（向劉媽）請太太去。

楊太太（向仲文）二爺，你怎麼老這麼瘦啊？是失戀呀，還是憂國憂時呀？要是失戀，對我說一聲，我準保給你介紹，多了不敢說，二十位女朋友不成問題，隨意挑選！要是憂國呀，那也得有時有會兒的，不能一天到晚老發愁。你看我，一想到國事，就趕緊想一件私事，教兩下裏平衡；一個人不能不愛國，也不能太愛國了。

仲文（勉強的一笑）對啦，太愛國了就和你把口紅抹得太重了一樣，招人討厭！

楊太太（見洗太太進來，像小狗見着主人似的跑了過去）大嫂！你這兩天氣色可好多了！我們這麼早來，不耽誤你作事呀？我們一進門就碰上淑菱小姐，你看她那個活潑勁兒，真有其母必有其女！

楊先生（見二位太太往裏走，早就立起來，等着太太的話告一段落，好開口。）洗大嫂！英國有句俗語：早出來的鳥兒能捉到蟲兒吃；我們這麼早就來打擾，爲是好都能見到，大家談會子心。

（大家又都落坐）

洗太太（一肚子委屈，無處發洩，實在找不出什麼話來。）喝茶吧！

楊太太 大哥——嘔，按說應當說局長，好在咱們都是一家人——大哥這兩天倒好哇？還是那麼忙呀？

沈太太 還好，謝謝！

楊先生 那什麼，二爺，請你也聽着點。我有件事打算求大哥給辦辦；怕大哥太忙，所以我們倆（向楊太太一笑）先來跟大嫂說一說。二爺，你也得給記着點。太太，是你說，還是我說？

仲文 （本打算一語不發，可也不是怎麼說出一句來）男女平權！

楊太太 二爺真有思想，不說話則已，一說就帶刺兒！（極媚的看了仲文一下）

（向丈夫）爲表示我不爭權，還是你說吧。

楊先生 好，咱們別多耽誤工夫。是這麼回事，大嫂！聽說政府要採辦一大批戰時需要的東西，存起來，以免將來發生恐慌。主辦的人和大哥是老朋友，他要是能給我說句話，我一定能掛個名，作了採辦委員，一月又可以多進個三百四百的。不瞞大嫂說，現在東西這麼貴，不多入幾個零錢，簡直沒法過日子。還有一說，——咱們都是自己人——咱們拋家棄業的來到此地，爲了什麼？還不是爲了抗戰？還不是爲乘着抗戰多弄下幾個積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沒有人，不能抗戰；沒有錢，誰也不犯上白白抗戰；這不是真話嗎？我自己來和大嫂說，還怕說不週到，所以同太太一道來見大嫂；回頭，你們姐妹陪老太太摸幾圈，一邊玩一邊說，該怎辦，我的太太作我的全權代表。

楊太太 你還忘了一件要緊的事哪！

楊先生 要不怎麼非你跟着我不可呢？是呀，是呀，真該打嘴！把件更要緊的事，該一進門就說的事，倒給忘了。老太太，洗太太，仲文，我們倆是來請你們闔第光臨，喝盅酒去！

下月十二號——

洗太太 隱曆是幾兒？這年月，又是陽曆，又是陰曆，還裹着星期，簡直說不清哪天是哪天！

楊先生 陰曆初六。我四十的整生日。老太太，一幌兒我都四十了！

洗太太 你大哥比你大二歲，屬狗的。

楊先生 哼，我再活三十歲，也比不了大哥呀！大哥四十二歲就作局長；我如今四十了，東跑西鑽，橫搜豎扒，官銜倒不少，就是沒有一個出色的；小雜貨鋪，窮對付！

楊太太 那是大哥的才學，老太太的造化！

楊先生 初六那天，請你們全宅光臨；八塊的新生活席，兩桌拼一桌，國難期間，誰也不能挑剔誰；湊個熱鬧！吃完午飯，愛湊小牌的湊幾圈；愛聽唱的，我叫幾個歌女來，清唱二黃；大家玩一天。老太太，那天可必定全宅光臨，我把這件事託付給你老人家了！一千萬不要送禮，這年月，住着那麼小的房子，壽幛壽聯簡直沒地方掛。我這個人愛說實話，現在送禮不如折乾兒呢，不要虛文！啊！我可該走了！今天報紙上說，梅廳長坐飛機到此地來，老朋友，得看看他去。那麼，洗太太，等大哥回來，可千萬替我說一聲；這件

能弄下來，我不能白了大嫂，必有份人心！

楊大哥，這件事我辦不了。

楊太太（臉上都登時瘦下一圈去）怎嗎？

他兩三天沒回家來了！

楊先生

怎嗎？

洗太太

（驚了半天）沒法說！

洗老太太（指着兒媳婦）總是你沒能力，抓不住他的心。對男人，總得鬆一把，緊一把，不能一把死拿。他是你的丈夫，可也是局長。作局長的哪個沒有三房四妾的？你要是懂事的，就必會舒舒服服作局長太太；他就是弄多少娘們來也大不過你去。他是我的兒子，連我可也得有個分寸：他是兒子，也是局長。我說的對不對，楊太太？

楊太太 老太太的話算是說到了家！大嫂，你別怪我說；你看，我比你小不了一兩歲，可是，這不是當着老楊的面兒，你可以現在當面問他，他敢對我怎麼不敢？一方面，我老跟着他，我倆老像渡蜜月似的；我把我的心血腦子全費在他的事業上；計劃上；教他一天也少不了我；離開我，他就像缺了胳膊短了腿。在另一方面，他要去玩女人，只要他聲明在案，跟我實話實說，我不攔着他，准許他向我請假。這是手段，也是真誠。是不是，老楊？

楊先生

很好的一篇理想家庭的報告 我的太太！

楊太太

大嫂，我再補充一點；也許你聽着不大入耳，可也沒多大關係。現在作太太的，還有比我更進一步的，完全和丈夫合作。假若爲丈夫的地位與利益，有需要太太出去陪一陪上司的時候，她決不存着什麼舊派婦人的那些顧忌。什麼話呢，丈夫作官發財，太太也跟着享受；怎能不同力合作呢？單就去陪人耍耍的本身說，也還不是逢場作戲，怪有趣的事？

仲文

（忽然的立起來）楊太太你就愛那種逢場作戲吧？

楊太太

（極媚的看了仲文一眼）得了，二爺！我還沒進步得那麼快哩；我的老楊也相當的守舊。

（仲文沒再說什麼，轉過身去立着。）

楊先生

我都吃虧在守舊上，老忘不了舊道德！

楊太太

同時，人家新式的丈夫，也曉得婦女の價值不在操持家務，而是在對外的交際。二爺！這可又不是我現身說法，而是說一般的趨勢。洗太太，你比我有學問，你可是太舊了，不但你自己吃了虧，也許還教大哥吃了虧呢。

楊先生

大嫂，我非走不可了。這麼辦，咱們交換條件好不好？我和我的太太，去見大哥，局長。我們給你盡力，就對大哥說，你了解他，一定給他一些自由。等他與你言歸於好之

後，你再替我說話。彼此互助，都有好處。怎樣？

洗太太 我不想求人幫忙，也沒法幫助你！

仲文 （鼓掌）大嫂有勁！

楊太太 （笑了兩聲）大嫂，別這麼說呀！說真的，你這裏若是死路，我們未必不會另想法子。不過，咱們是老朋友了，所以我們願意彼此幫忙。你還能不願交我們這樣的朋友嗎？嘔，那是想像不到的——

洗太太 我看哪，菱兒的媽，你還是別太倔強了好！你們夫妻和和氣氣的，我老婆子也省心。你就大大方方的教他弄家來個娘們，反正你是正太太，水大也漫不過鴨子去不是？那個娘們呢，又不吃你的，喝你的，你幹嗎橫擋豎攔着呢？你就教我省點心吧，當着楊太太，我敢說。世界上還找得出像我這樣作婆婆的找不出？

楊先生 老太太是仁至義盡，仁至義盡！一個人，無論男女，總不便和衣食金錢鬧弊扭；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衣食金錢是真的！

楊太太 沒且又趕上這大亂的時候，誰有理，誰沒理，都先別講，得先顧在生活這麼不舒服之中求點舒服，在生活程度這麼高之中維持住咱們的生活標準。嘔閒氣有什麼用呢，生活第一！好啦，好啦，我的洗大嫂，聽我的，準教你吃不了虧！你要怕面子太難看的話，我去向局長說，教他在外頭另立一份家，各不相干。他回到這裏來呢，你也把頭髮燙得

好好的，即使咱們沒法和年輕的女人們競爭，至少咱們也得教男人看明白，咱們不是自暴自棄。他不回到這裏來呢，隨他的便。我對朋友老說實話。最要緊的是不得罪他。到

時候總有錢落在咱們手。別的都是瞎扯一大堆！

楊先生

一點不錯！洗太太，你看老太太那麼大年紀，什麼沒經驗過？要是老太太說大嫂你須讓步，恐怕就非讓步不可了。這一家裏誰還大得過老太太去？老太太，我說的像人話不像？

仲文

我說——

洗太太

老二，你等等！楊先生說的是好話！不過呀，楊太太剛纔說的還有不到家的地方。教我的兒子另立一份家，不是什麼好辦法，太費錢呀。把媳太太娶到家來，多添一雙筷子就夠了；我呢，也多一個人伺候着。分居另過得多費多少錢哪！還有一層，媳婦只有一個女兒，始終沒養住個男孩兒；這也就難怪丈夫想討小老婆不是？名正言順的把小老婆娶到家來，大家和和氣氣的，趕明兒，靠洗家門祖宗的德行，生兩個胖小子，不是大家的歡喜嗎？媳婦，你得往遠處寬處看，別竟顧你一個人！

楊先生

這更透澈了，透澈極了！大嫂，就這麼辦啦，我來討這份差事！我和大哥去說，準保面面俱到，教誰也過得去。大哥納小星的那一天，事情也統歸我辦，要辦得體面，還要省錢；我自信有這份兒本事；況且我有見不到的地方，還有我們楊太太幫忙呢；是不

是，我的太太？好了，咱們交換條件；我幫了你，大嫂；你可不必給我的事辦成！老太  
太，你老人家作保，保證我們各無反悔，團結互助！

仲文

（猛然轉過身來，指着楊先生的臉。）你可以不可以到別處扯談去呢？

楊太太

喲，這是什麼對待好朋友的洋辦法呀？！

仲文

楊太太，這兒根本沒有招待你的必要！

洗老太太

仲文，你瘋了！楊太太，別怪老二，他老護着他的大嫂。

仲文

（不敢怒視老太太，低下頭說。）我護着大嫂？哼，我更護着公理！（抬頭對楊太太）

去，這裏不招待你這樣的女人！

洗老太太

仲文，你這，這個糊塗蟲！

楊太太

（忙着拿皮包小傘烟捲盒，就手兒把桌上的小銀洋火盒也裝在袋裏，驚急而飄洒的往  
外跑到門口，向仲文打了個揖子）再見！你等着，我會給你介紹個頂漂亮的女朋友，那

時候你就恭而敬之的招待我了！

楊先生

（去而復返，在門口。）仲文，局長的弟弟！今天這點小小的誤會，我永遠忘不了，  
永遠引以爲榮；教局長的弟弟親密的把我趕出去，無上的光榮！謝謝！謝謝！

洗老太太 仲文一別的你不知道還可以，怎麼連對客人要客氣一點也不知道了？你怎麼越來越  
糊塗了？

|仲文

我看他們不順眼！我不能一聲不出的看着他們欺侮大嫂；一上手，我不是沒按着氣，可是他們越說越不像話，我實在再也忍不住了！

|洗太太 暱，你老護着你的嫂子。他們是你哥哥的朋友。你嫂子養活着你呢？還是你哥哥養活着你呢？我問你！

|洗太太 得了，都是我不好 我沒本事，我不會交際！（又要哭）

|仲文 大嫂，別哭；眼淚辨不了事！我去給你打聽，到底哥哥弄了個什麼樣的女人，到底他要對你怎樣；打聽明白了，咱們再想辦法。大嫂，什麼地方吃不了飯呢，咱們不一定非仗着哥哥不可！

|洗太太 劉媽！攏起我來！（指着兒子）你們在這兒談心吧，我不願意再聽！不仗着你哥哥？仗着誰呢？我就納悶！（扶着劉媽，一邊走一邊叨嘮。）媳婦，你要是稍微明白點事，就應當攔住仲文，別教他和他哥哥犯了心。你在洗家快二十年了，難道還不知道你男人的脾氣？他有本事，有主意，他要怎着就怎着。連國家大事，他還能拿主意呢；就憑你們倆，能鬧得過他嗎？我把好話都告訴給你倆，我盡到了我的心；聽，也在你們；不聽，也在你們；我這麼大年紀了，咳！還教我說什麼好呢？！（已快走到門口，又回來。）好容易楊太太來了，我想吃過飯大家湊幾圈小牌。你，一個作太太的，連留客人都不懂；你，局長的弟弟，更好了，把局長的朋友，趕了出去！都是怎麼了？瘋

了，莫非是？你們看着，不是我愛說喪氣話，像你們這個閑法，早晚是要鬧出點禍來！一個人升了局長，一家人不歡天喜地的，反倒你哭我嚎我不明白！我老糊塗了！劉媽，你倒是攏着我走哇，在這兒愣着幹什麼？你也糊塗了？真是！（下）

仲文 哈哈！哈哈！

洗太太 二弟，就別笑了！就別故意招老太太生氣啦！

仲文 可笑嗎，還不笑？（忽然嚴肅起來）大嫂！我不知道你怎想，我看我自己應當離開這個只有局長，而沒有任何別的人，別的事，別的道理的地方！幹不了別的，我還不能到軍隊裏當個書記去嗎？

洗太太 二弟，你不用爲我抱不平。你這麼嬌生慣養的，身體不強，到軍隊去，你受不了！爲我的事，把你逼走，我不是更難過了嗎？哼，當初我結婚的時候，你纔這麼高。我把你抱大了的，你就和我的親弟弟一樣！不用替我發愁，我有我的沒辦法的辦法，我會等着看！看誰勝誰敗！他作局長，我不去倒他；他不作局長，我也犯不上高興。我等着，看到底是公理比局長勁兒大呀，還是局長比公理更有力量。到今天爲止，顯然的是局長戰勝了一切；明天呢？我等着看！

淑菱 （飛跑着進來）媽！媽！（喘不過氣來）媽！

洗太太 怎嗎啦？

淑菱 媽！我，我看見了！

洗太太 什嗎？

淑菱 丟透了人！丟人！（要哭）

洗太太 說話，先別哭！

淑菱 我看見了！爸爸，嘔——（哭了出來）

洗太太 別哭，爸爸怎樣？

淑菱 他娶的就是那天在咱們這兒要飯吃的那個難民！

仲文 哪個？

淑菱 不是有一天，門口來了母女兩個？媽還說來着呢，那個小姑娘長得挺俊。就是她！爸爸娶姨太太對不對，我不管。怎麼，怎麼，娶個難民呢！我，我，以後還怎麼見人呢？趕明兒個，爸爸把她接到家來，我還得叫她——嘔，一個難民！（哭起來）

洗太太 仲文！

仲文 大嫂？

洗太太 我等着看！

劉媽 （跑進來）太太，老太太問哪，誰這麼哭哭啼啼，怪喪氣的？喲，小姐哭哪！又是把頭髮燙壞了吧？

淑

菱

或

霧

滾

！

難

民

！

(幕)

## 第二幕

時間： 同前幕，下午。  
地點： 城外一所小新房。

開幕時，洗局長，穿着拖鞋，正在屋中慢慢的走。屋中佈置得極簡單，除了靠牆的一張長沙發外，別的桌椅凳子都是竹子作的。牆刷得很白，竹桌椅還沒有污點，又沒有什麼字畫瓶罐的裝飾，乍一看使人有看到一個剛作好的白木棺材之感。從窗中，可以望到山。一門通小巷，巷極幽靜。一門通內室，關着板門。

### 人物

- (一) 洗局長：四十四五歲，仍漂亮。穿中山服，佩徽章，人與衣都嚴肅潔整。舉動穩重而有力，似胸有成竹，隨時可以應戰或攻擊。
- (二) 徐芳蜜：二十三四歲，面貌，服裝，姿態，語聲，無一不美。歷任校花，交際花；現任交際花兼間諜。
- (三) 朱玉明：難民，二十一歲。純靜可喜，不修飾也還好看。侍母甚孝。幼稚師範畢業。
- (四) 紅海：二十多歲，自號文化人。髮長衣舊，但胸前老佩鮮花。詩，文，字，畫，無不

稀鬆，而極自珍；並聲稱精通社會科學。

(五)畢科長 五十多歲。穿肥大的中山裝。諾諾連聲，還微笑着欣賞自己的循規蹈矩。

(六)楊先生 見前。

(七)楊太太 見前。

(八)淑美 見前。

幕啓

洗局長 在局中慢慢的走。走了會兒，立住，看着板門，點點頭。無意中哼出起來，不作

奴隸的人們。(怪不大得勁的，停住。見板門一動，往後退了退。)玉明！

朱玉明 (抱着一束野花，羞愧而又表示親密的，湊過他去。倚立了一會兒，抬起頭來，向他

一笑。)也沒有個瓶子，我就愛花兒！

洗局長 (拍了拍她的肩膀)慢慢的，慢慢的，咱們把東西都添全了。花瓶，花盆；多了，慢

慢的添置。你愛這個地方？

玉明 比逃難強多了！

洗局長 不後悔咱們——

玉明 (搖了搖頭)就盼着媽媽的病快好了！

洗局長 媽媽好了，你就後悔了，是不是？(一笑)

玉明 要不是爲媽媽呀。（不好往下說）

洗局長 說！有什麼關係！

玉明 要不是爲了媽媽呀，我根本就跑不到這裏來！我會教書，至不濟還可以去作宣傳工作。以前，爲了媽媽，我不肯出嫁，現在，我爲了媽媽——

洗局長 哈哈！明白你的小心！並不愛我，也不想嫁我；只是爲了媽媽，不得已而爲之，是不是？大概心中還以爲我是騙子手吧？

玉明 哪能呢？你救了我們母女是真的！入難民所，媽媽必死。找事作，即使能找得到，我去作事，誰伺候媽媽，還是得死。況且，我會作的事只能得到二三十塊錢；此地一間房就得十幾塊；加上吃，穿，和買藥，二三十塊錢哪能夠用？

洗局長 所以沒法子，不得不——

玉明 愛怎麼說怎說吧。反正只有我這條身子有點用處。母親給我的身子，還爲母親用了就是啦。況且，一路逃難，這條身子也許教日本人霸佔了去，也許教炸彈炸碎；牠已經是個不值錢的東西，已經是個不由自主的東西。有什麼可後悔的？沒有，沒有！爲媽媽，我沒有什麼可後悔的！

洗局長 可也就談不到愛誰不愛誰？

玉明 你已經對我不錯；若是老待我好呢，我自然得愛你一點。

洗局長 一點？就是一點？

玉明 不用再逼我說什麼吧！好了，我愛你，我愛你！行不行？（哭起來）

洗局長 玉明，玉明！這圖什麼呢？算了吧，我不愛聽女人哭！有些男人怕女人哭，有些男人

不怕；哭不永遠是女人的武器！

楊先生 大哥！局長！洗局長是在這兒住嗎？

洗局長 進去！我不叫你，別出來！（把玉明像個豬似的推進板門去。）

楊先生 （已經開開門進來）大哥，你行！弄了個這麼僻靜的地方！我也不含糊，居然會找到  
了！大哥，你就是搬到法國去，我相信也有法子找得到你！怎樣，教我拜見拜見新嫂  
子？

洗局長 亂吵什麼？談點正經的！

楊先生 正經的，當然是正經的！啊，頭一件，（獻上鐵筒）剛由飛機帶來的一點茶葉，請大  
哥嘗嘗！第二件（獻上玻璃匣）給新嫂子挑選了一件衣料。第三件，來請大哥去喝酒。

洗局長 謝謝你！禮物留下，喝酒就免了吧。

楊先生 不是現在去喝酒。下月十二是我的生日，大哥務必要賞光！你要實在不能分身來，  
我改日子；要是能來而故意的不來，我喝完壽酒就上了吊！十二，記住了，十二，只有  
酒，有牌，有歌女，不能多鋪張，節約作壽！一言爲定，準來啊！第四件，來跟大哥打

聽打聽消息。

洗局長

什麼消息？

楊先生

關於時局的。

洗局長

啊，很沉悶。一般的說，情形還好，還好！

楊先生

家鄉裏來信，那邊情形也很好，叫我們回去，我也很想回去！

洗局長

那成什麼話呢？政府既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我們公務人員怎能先棄職還鄉呢？

楊先生

局長說的是。不過你與我有個分別，大哥你雖然只作到局長，可是以缺而論，實在比

了冷衙門的廳長還強。至於我呢，把吃奶的勁都使出來了，還不過是兼了幾個閒差。大哥是知道我的，我總算是把能手，獨當一面的事，無論是什麼事，我總不會對付不下來。我不敢說懷才不用，我只能說現在我是勞而無功。我們當然是要抗戰，可是抗戰而得不到利益，食不飽，力不足，也就難怪我——

洗局長

也對，你的話也對！啊，你上這兒來，是不是只爲發發牢騷？

楊先生

大哥你是明白我的，我這點能力與胸襟不會教我有什麼牢騷。飯桶才發牢騷呢。像我這樣的人，此處不得意，就另找施展本事的地方去。輕易不落淚，永遠不會作詩，這就是我的好處。

洗局長

我明白，很明白。你是說，你在此地若是沒有更大的發展，就回家作——

楊先生

假若你願意那麼說，說我去作漢奸，也無所不可。我不一定去作什麼呢，我的眼睛只看着事，不看別的。事好就值得幹，事不好就值不得幹，不管給誰作，在哪兒作。

洗局長

不大像話，雖然是直爽得很，直爽得很！不過，爲了抗戰，爲了國家——先不提你我私人的交情——我留你在這兒，萬不可以走。（立起來訓話）我這是爲國家惜才，你的是個人才，你有你的經驗，有你的勢力；丟了你這麼個人，實在可惜，可惜得很！抗戰仗着團結，也就是仗着人才勢力集中，像你這樣的人，我們拉還拉你不到，還能看着你走開嗎？（坐下）你呢，據我看，也不要太心急。才幹是，像血脈似的，老在你身體裏。活一天便有一天的用。不過，地位的高下彷彿就關係着命運似的，不能永遠與才幹成正比，雖然我並不迷信，一點也不迷信。不要太急，騎馬找馬，我相信你必有很大的發展，很大，很大！

楊先生

（立起來）我謝謝局長，大哥，（鞠躬）你的安慰，你的勸告。可是，時勢造英雄，假若我等來，去等到抗戰結束了，還是赤手空拳，一無所得，怎麼辦呢？大哥，你看，我們必須抓住抗戰，像軍火商抓住抗戰一樣。在抗戰中爬上去，一輩的就不用發愁了，抗戰的功臣永遠有吃有喝，是不是？

洗局長

見得很對！很對！坐下！

楊先生

（還立着）可是我不僅是要大哥你來誇獎我呀！看學生們演一齣抗戰戲就一把鼻子一

把淚的非上前線不可的那些人，是些簡單得像塊石頭的東西們；大哥你大概不會看我像塊石頭吧？哈哈！老實不客氣的講，你得給我設法。你能幫助我，你必得幫助我。不然的話，我的腿聽我的命令（拍腿）我會走！我是個人才吧，是個壞蛋吧，你們隨便說好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打算！

洗局長

我知道你是個人才，我願你在抗戰中建功立業，這是真心實話。可是，我並不是政府，我的權柄有限得很，勢力小得很；你似乎不應為擁護政府而綁我的票兒吧？我不過是個小小的局長！

楊先生

（失望的坐下）我早知道大哥你太厲害，所以我一上手就不想直接和你張嘴，而去求大嫂給我說兩句好話。可是，我觀察得不正確，大嫂根本不像個局長太太，我不敢說她不配作個局長太太！

洗局長

（立起來，還想擺出從容不迫的樣子，可是未盡自然。）我不愛和朋友們談論家事，儘管是最熟的朋友；我現在心裏只有個國，沒有家！

楊先生

坐下，大哥！抗戰就是建國，建國必先建家！坐下！今天咱們爽性把話都說盡了，彼此把心都掏出來，以後我準保咱們就能更親密，像親兄弟似的！（看局長又坐下，他掏出洋火香煙，先劃着洋火，遞上煙去。）大哥，咱們談談心，在這抗戰的時候，誰沒有一肚子委屈呢；對好友談一談，反正不會有什麼壞處。

洗局長

我忙，忙得很！

楊先生

我曉得，天下沒有不忙的要人！不過，知心的話比軍隊的命令還更有效力，多麼忙也得聽着。我是說，大哥，我和我的太太，前兩天去給局長太太請安。我夫婦是這個意思：洗太太和楊太太應當成爲頂好的朋友，正像你我是頂好的朋友一樣。大哥，你作官這麼十來年了，必知道現在太太與男子的事業有多大關係。一個得力的太太，就如同一本長期存款的摺子，老是你自己的，而且每月有利息。以我自己說，我這點使我不滿意的事業，十分之六七是仗着我自己的本事，十分之三（我幾乎要說十分之四）不能不歸功於我的太太。他完全了解我，體諒我，她有心，有腦子，還有張看得下去的臉。我就這麼想，局長太太要是能常和我的太太在一塊兒，以局長太太的地位，以我的太太的聰明，她們若能統一戰線，我敢保必能成一個不小的勢力。以她們的活動配備我們的努力，雙管齊下，一定有驚人的發展。這個，你，大哥，能否否認吧？

洗局長

話說得很漂亮！（微微一笑）

楊先生

啊，大哥，請你原諒我太直爽。局長太太未免太使我失望；她簡直不認識她自己；用不着說，她更不認識社會了。我們夫婦去給她請安去的那天，我倆急得真想跟她，跟她——沒辦法——勸也不聽，說也不聽，不知道她那兒來的那麼多的委屈，倒好像作局長太太是一件該哭一場的事。請聽明白了，大哥，我這可不是說局長太太沒有能力，沒有

希望；我是說她不知道怎樣用她的能力，和向那個方向用她的能力。所以我和我的太太討論了好久，我們的結論是，局長太太得受訓，假若你不反對我用這兩個字；楊太太情願自動的去幫忙。同時，這可就談到大哥你了。

洗局長

我已經受過訓了，謝謝你！

楊先生

大哥受訓是在高級官員訓練班，誰不知道！我要對你說的，不是什麼受訓不受訓，而是對洗太太的態度。

洗局長  
楊先生

我對老婆的態度，由我自己決定。  
局長，我說句你不願聽的話，你的態度不合適——大哥你看，一個人的地位，就是他的防毒面具；有了地位，決不怕別人背地裏攻擊。譬如說像大哥你這個身份，在公餘之暇交交女朋友，或是作點別的消遣，總會有討厭的人在背地裏說閒話。對付這些閒話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置之不理；樹大根深，不是一陣風所能吹倒的；另一個是有位得力的太太，她至少有三種用處：第一，在大庭廣衆之下，哪怕她笨得像個驢呢，你老得把她擺出去；她能驅妖避邪。她就是『姜太公在此！』第二，人是種奇怪東西，誰都討厭自己的太太，而誰都承認別人的太太的威嚴，只要教太太過得去，大家彷彿就都過得去。第三，太太若是肯幫助一個男人，男人的膽子就可以大出兩三倍去；不幸而男人惹出禍來，太太若一出馬奔走，凡是男人對男人說不通的，女人對女人或女人對男人就能說得

通。由上邊的三點看來，一個有地位的男人要是不會運用太太，那就和下象棋不會使車差不多。剛纔我說大哥你對大嫂的態度不對，我確有根據。況且大嫂也並不愚蠢，只要大哥肯敷衍她，再有楊太太去指點指點她，她一定是大哥的好幫手。大哥你以為怎樣？

洗局長 往下說，說完我再下判斷。

楊先生 好！決定了對太太的態度，咱們就好談到對別的女人的態度了。大哥，（指了指板門）你現在有個女人是不是？

洗局長 假定是吧，怎樣？

楊先生 爲養兒子呢，名正言順的擺酒，請客，納小。把太太捧到天上去，多給太太一些實際利益，太太不吵鬧，就諸事大吉。女人的心是金子作的，所以她們最認識金子。這還不僅是我個人的意見，尊府上伯母老大人也是這樣想！若是不為養兒子，而專為玩一玩，就大可以不必大吹大擂的作，頂好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行雲流水，不着痕跡。你要什麼樣的女人，大哥？小姐，太太，歌女，都極現成。再說，多換換樣兒，也更有趣味。桃色案之所以成為案，多半由於一個男人死釘住一個女人，而使另一個男的吃不消。假若大家都逢場作戲，無拘無束，就一定只有桃色，而沒有案了。

洗局長 你說了這麼一大套，到底為什麼呢？公事已忙不過來，誰有工夫去操心這些小小的私事呢！（立起來）

楊先生 『拉住局長』國事是大家的，可以關心，也可以不關心；私事是個人的，自己不關心有誰來代替？私事不痛快，公事也就沒心情去作；此所謂齊家而後天下平也。把太太安置好，把情人安置好，家裏太平，事業纔能順利；這是我對你，大哥，的小小一點供獻，你的心中快活，事業順心，我也隨着得些好處。

洗局長 嘴，你給我排難解紛，我幫你升官發財，對吧？你要知道，我在政界有個精明剛正的名聲。對內對外，我有我自己的主張與辦法。你大嫂不懂事，我會懲罰她！我教她明白，我是家長！至於這裏的小組織，誰也用不着多嘴。我愛要什麼樣的女人，就要什麼樣的女人；我高興把她安置在這裏，就把她安置在這裏！屬我管的都得聽我的命令，沒有什麼別的可說的！

（外邊敲門）

進來！

學科長 （向洗楊鞠了很深的躬）局長！本不想來打攬局長！不過剛來了一件公事，（打開皮包，極鄭重的拿出公文）我們都不敢，是，不敢；也沒有，是，沒有；並且不曉得，怎麼辦！來請示局長，來請示！

（局長看公文，楊先生湊到小板門那邊『試着推了推，沒推開。』

洗局長 客人都這邊坐！

殘 霽

三九

(楊先生笑着走回來。畢科長鞠躬，坐下，——只坐了椅子的三分之一。)

好了，畢科長先回去，等我想想看。

畢科長 (急忙立起來)是，局長！沒有別的吩咐，局長？

洗局長 沒有。啊，看局裏有好點的花瓶沒有，派人送一對來。

畢科長 有，有，就怕不很好；可以買一對？

洗局長 看着辦吧！

畢科長 馬上送來就是。(深鞠躬，向楊先生也鞠了同深度的躬)再會，這位先生，不動，再會！(下)

楊先生 我那兒有花瓶，送一對來就是了！

洗局長 局裏也有現成的。我說，你到底要幹什麼？

楊先生 我的事與大哥的事分不開。爲清楚起見，我勉強的把牠們分開；第一，我要求局長把局長太太交給楊太太，教她們組織起來，發動起來，成個勢力。大哥，你必須回家看看去，不要懲罰大嫂太過了，雖然她有應得之罪，第二，大哥應把這份兒家，歸併到家裏去，正式納小；假若新嫂子是可以造就之材，也就編入咱們的婦女部隊裏去，多一個人多一份力量。第三，郝培元，大哥的老友，現在奉政府命令去採辦一批東西；大哥你去給我說一聲，教我掛個名，作採辦委員，多入一些零錢。第四，假如大哥願意的話，我

們可以設法把這椿採辦的差事，完全弄過來。我昨天還沒想到這一招，是今天早上我遇到了徐芳蜜小姐，大哥聽說過徐小姐？常軍長的義女，交際極廣。她說，她能找出門路來，進行這筆事。大哥你要願意，把郝培元頂下去，咱們就一手承辦這件事；錢數不多，可總在二百萬以上。大哥你是願意幹呢，小弟我就不止來個掛名的委員了不是？大哥若是願意見徐小姐的話，我就給你介紹一下；她和內人楊太太很熟，說不定她們待會兒還許上這兒來呢。

洗局長

美人計？

楊先生

對大哥，我什麼計也沒有，只有一片忠心！

洗局長

（想了一會兒）事情倒可以辦！

楊先生

那一件？

洗局長

當然是公事；我家裏的私事，我要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用不着費多大的心思。

有的心血都留着用在國事上呢！啊！我去拿點茶來，你老老實實在這兒坐着，不准亂跑！

楊先生

大哥當一嘗我剛才拿來的茶葉，看好不好？

洗局長

也好吧，我這兒連僕人都不用，說節約，我就真節約（敲了敲小門進去）

（外邊敲門）

|楊先生| 楊太太| |低聲的| 你們嗎？（開門）

|楊先生| 楊太太| 怎樣？早晚？

|楊先生| 徐小姐| 正好！徐小姐？

|楊太太| 看石頭旁邊一朵小花呢。（回頭）|芳蜜| 來呀！（徐走來）喝，小房子真新，石灰大概還濕着呢！（摸了摸牆，要推小板門。）

|楊先生| 那是禁地！坐下！（作出不少的怪樣來）

（楊與徐低聲的笑着，坐在沙發上。）

（很高興的低唱着什麼也不像的歌。）

（出來一愣）嗯？

|楊太太| 啊，老情人，還是這麼漂亮！

|洗局長| 洗局長| （微怒的）快四十歲了，還這麼瘋瘋顛顛的，成什麼話呢？！

|楊太太| 歲數是女人的死對頭！誰都願意永遠年輕，可是到處有老太太！來，介紹一下：|洗局長| 長，|徐芳蜜| 小姐！（徐仍舊坐着，伸出手來，局長急忙把茶具放下，握手。）咱們也拉拉好不好？慶祝局長的戀愛成功！

|楊先生| 楊太太，不要再說笑話，咱們說正事吧。大哥，這不是徐小姐已經來了。有徐小姐，有局長太太，有局長小姐，有她（指楊太太）這就是四層火網。|徐小姐打上層，局長太太

打中層，楊太太打下層，小姐打少年層，你說有力量沒有？

洗局長 不要提我的女兒，我不希望她——（看了芳蜜一眼，把話打住。）

（芳蜜極媚的一笑。）

楊太太 還有這位（指板門）新夫人。古時候的貴人都把女的藏起來，不准見太陽。現在，娶一個姨太太也得有些家庭以外的作用。你明白我的意思？老情人！

芳蜜 楊，文雅一些！

洗局長 徐小姐，謝謝你！

楊太太 我的話粗，理不粗。一個作官的人永遠不應當知足正如同求婚的時候不能說，『達靈，我只愛你一點』一個樣。那麼，用自己的力量，還得用一切有關係的人的力量，正是理之當然。

楊先生 教她們組織起來，無論如何是一件有益無損的事。（一邊說一邊倒茶，只有兩個杯子。）

洗局長 （端了一盃送與徐小姐）這一杯誰喝？

楊太太 咱們倆喝好了！

洗局長 你這個——真沒辦法！

楊先生 局長先喝，你嘗嘗我的茶葉。徐小姐，茶葉還好吧，剛由飛機帶來的。

|芳蜜| 還不錯！給我枝煙！

|楊先生| 我真該死！

(局長搶先遞過去，給她點着。)

|芳蜜|

謝謝！局長，恐怕我有先介紹自己的必要。雖然我久聞局長的大名，可是第一次見面。

(吸了口煙)我沒多大本事。不過，(這纔極媚的看了局長一眼)局長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願盡力。我們摩登女子只求多作一些事，至於什麼講戀愛啊，浪漫啊，那只是男人們，特別是不了解我們的和巴給不上我們的男人們，造的謠言。即使我們有時享受一些，也不過是和別人聽聽戲，看看電影一樣，沒有什麼大逆不道的地方。能了解我們的人，纔知道我們實在願多作些事，特別是在這抗戰期間。

|洗局長| 有徐小姐肯幫我的忙是再好沒有的了！

|芳蜜|

那麼，我可以作局長的朋友？

|洗局長| 當然！當然！徐小姐太客氣！

|芳蜜|

我想，我們作了朋友之後，我有許多要向局長領教的地方，一個女孩子在這樣的社會裏太不容易！我時時留神，處處留神，還老嫌不能應付得好。幸而，有幾個真朋友，像龐院長，于處長，馬軍長什麼的，都是我父親的老友，拿我當親女兒似的對待；龐院長太太，于處長太太，馬軍長太太，也都像母親似的照應着我，所以我還一點虧沒有吃。

楊太太 嘴們不是還得開會去嗎？

楊太太 早得很呢！咱們至少今天得把咱們這個組織弄成功了。  
芳蜜 也好。局長還有事吧？

洗局長 要要！要要！事情是多的，我又是極負責任的人，不過有時候也真需要休息一會兒。  
恐怕局長組織起這個小家庭，也是那種心理。我並沒有什麼聰明，不過是以一般人的心理來推測到局長你個人的心理。我們可以這樣說，大家現在都因為忙碌而苦悶，因為苦悶，所以起了變態心理。我常留神一個人，不論男女，在長途火車上或是輪船上，就能辦出不像是他所能辦出來的事；有好多老實人，在火車和輪船上，作出些浪漫的事兒來。自從抗戰以來，咱們大家都彷彿是在一隻極大的輪船上，咱們苦悶，咱們無聊，咱們想家鄉。這就很容易使咱們作出些咱們自己也不大明白的事來。就拿局長說，什麼高貴的女子沒見過，什麼場面沒見過，為什麼單單挑選了這麼個地方呢？變態心理，變態心理！局長想家，而又一時爲了抗戰不能回去。所以就很容易想到，何不弄個教她怎着她就怎着的女子，另成立個小家庭。沒人知道，也沒人來打攪，局長可以隨時的來看她，安安靜靜的住一夜；屋裏老有些煮飯作菜的香味，處處是那麼暖和，那麼妥貼，那麼樸素，真好像是太平年間平民的小家庭一樣。局長到了這裏，忘了自己是地位很高的官，忘了打仗，忘了應酬，穿上拖鞋，看看新夫人出來進去的操作，也怪有個意思。

的，是不是？局長？

徐小姐聰明，太聰明！

得啦，該說點正經的吧？局長，到底事情怎麼辦？

我似乎也得仿效徐小姐，先說明我自己。我的太太不了解我，所以我就懲罰她。常常有人說我厲害，其實我並不厲害；我只是剛正。屬我管的就得聽我的話！不聽呢，我有我的辦法！太太不聽我的話，我會斷絕她的供給，我會另成立個小家庭！

那麼，我要是出頭調停呢？

芳蜜 | 洗局長 | 徐小姐，我把這個面子送給你！

楊太太 | 洗局長 | 哈啦！局長萬歲！徐小姐萬歲！

芳蜜 | 洗局長 | 別吵！聽局長說！

洗局長 聽我說。原先我一月給她二百元過日子。現在，我已有了這份家，只能給她一百五十元了。一來是爲懲罰她，二來是不教我的預算增加太大了。我既供給她錢，我要是回家的時候，她就得不能哭喪着臉，也不要盤問我這個那個的！這公道不公道？

楊太太 公道！不過，局長，假若太太和我們出去活動，難道沒有點活動費嗎？

洗局長 你們二位只要給我辦成一件事，我必有酬謝！至於我太太，她理應幫我忙，不能說什麼報酬不報酬。她必須請客呢，可以教局裏的庶務辦理，要車要別的東西，也是如此。

楊先生

好，想得過到！那麼小姐呢？

洗局長

沒有她的事！我是新人物而有舊道德的，我不許女兒太摩登了！

楊太太

好不好先預支給我們一點活動費呢？

洗局長

活動什麼呢？

楊先生

那件事呀，郝培元那二百多萬！

洗局長

對的！我辦事向來謹慎。這件事等我先調查一下，調查明白了，有成功的可能，我再

洗局長

通知你們進行。徐小姐你走的是那條路子？

芳蜜

我有幾方面可以走，最好是大包圍。

洗局長

好！那麼小姐就去進行，你給我情報，我給你車費，不能白教你跑路，請願諒我這麼

芳蜜

不客氣，我是個剛正的人！

楊太太

老情人，你可真夠厲害的！

洗局長

不厲害！該怎辦怎辦！咱們這就是個組織，有組織就須有紀律！

芳蜜

比如說，局長，我須跟你討些情報呢？

洗局長

那沒問題，我盡量的供給。

楊先生

成功以後，我怎樣呢？

洗局長

你總可以相信我的公道！

楊先生 反正大哥也知道我的出身，我是一半正人君子，一半土匪流氓。我會頂忠誠，也會頂險惡。

沈局長 用不着交代這一套吧。老朋友，要必須交代呢，我是個政治人才，可也能掬點壞招術，到必要的時候。

楊太太 二虎相爭，必有一傷：事情還沒辦呢，看你們這股子合作的勁兒！

芳蜜 先彼此完全認識清楚了，也好。

楊太太 往下說，這個事（指板門）怎麼辦？

沈局長 這點事用不着楊太太分心。她不是那種材料，我也不許她出去。

楊先生 那麼假若伯母大人質問我呢？

沈局長 你的嘴還不夠應付一位老太太的？！

楊太太 請出來，讓我們大家開眼，總可以吧？

沈局長 對不起！我不願開展覽會！楊！你和太太出去看看好不好？那邊的山很好看。我要和徐小姐單獨的說一說。有二十分鐘就行。

楊太太 芳蜜；我看山的時候，局長要是對你不規矩，咬他！

芳蜜 用不着囑咐我吧？

楊先生 （剛一開門）怎這麼巧！又碰上了小姐！

淑菱

楊先生，楊太太，我還說我的偵探本領不錯，敢情又教你們倆搶了先。（回頭）紅海，進來！

（楊氏夫婦捨不得走，又隨淑菱回來了。）

洗局長

（立起來）淑菱，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幹嗎來了？

淑菱

難道我沒有嘴，沒有耳朵？至於幹什麼來了，我來看看爸爸；你不是好幾天沒回家了嗎？（拉紅海）這是文化人，紅海，什麼文章都會作，作得快極啦！

洗局長

（沒有理紅海）告訴你，淑菱，你不能老這麼小瘋子似的亂跑；一個小女孩子，一點

規矩沒有，成什麼話呢！

淑菱

（媽媽倒規矩呢，你又嫌她彆腳；一個局長爸爸，可真難伺候！

洗局長

我不准你在這兒瞎扯，走！

淑菱

（彷彿完全沒有聽見，湊過芳蜜去）喲，我怎麼看你很眼熟啊？

芳蜜

也許在那兒見過。

淑菱

還不是，你等我想想。我想不起你的名子來了，可是我記得一點不錯，咱們同過學；我在一年級的時候，你就畢業了，是不是？

芳蜜

（那時候我叫徐若蘭，是不是？

淑菱

那時候你就是校花，所以大家都記得你，你可不記得我。你怎麼認識我爸爸呀？

洗局長 不用多問！好了，你們既是同學，以後見面的機會還多着呢。沒事可以走了，照直的回家！（掏錢）拿去，回家！

淑菱 爸爸不回家，女兒得回家去，不合邏輯！就是五塊錢哪，留着吧！我是來看看那個小難民的，不爲要錢；即使爲要錢，五塊錢似乎也太少一點。

洗局長 你走不走？

紅海 （始終沒把眼睛離開芳蜜）不要吵，我剛剛得到一點靈感！

洗局長 先生，請出去！還告訴你，以後不許你再和淑菱在一塊兒，聽明白沒有？

紅海 在一個女子（指着芳蜜）給了我靈感的時候，我聽不見男人的吼聲！

淑菱 紅海！

洗局長 我——教——你——出去！

紅海 （向淑菱）這是誰？

我爸爸，洗局長。

紅海 嘔，洗局長。處長，廳長，部長，院長，還沒有一個敢擡我出去的，太沒有禮貌！在我

的筆下，一個人可以生，可以死，不管他有什麼地位！論地位，（掏了半天）啊！（掏出張請帖來）今天晚上李總司令請客。（向淑菱）拿過去，教局長看看！

芳蜜 大家都是朋友，朋友。淑菱，你先和紅海先生玩一玩，以後咱們見面的機會還多着呢！

漱羨 好吧，咱們走。爸爸再回回手，添五塊行不行？

洗局長 （又掏出五元來）就是這一次，告訴你！你要是以爲你一來就能敲我的錢，那是個錯誤！我再看見你和他（指紅海）在一起，我會把你鎖在黑屋子！我的話永遠不空說，你曉得！

漱羨 走吧，紅海！

紅海 我還沒看夠像詩一般美人。

漱羨 爸爸，你也給紅海五塊錢！要不然，他是不會走的。（見局長搖頭）徐小姐，你給他，哪怕是一塊錢呢，要不然，他不走，你們也，也辦不了公！

芳蜜 （拿出一塊錢來）表示一點對思想家的敬意！

紅海 這是美人之貽，我將永遠貼在胸口上，永遠不能花掉！

漱羨 對，好永遠花我的錢！走吧！（往外扯他，一邊扯，一邊問爸爸）你就永遠不回家啦？  
洗局長 快走！（向楊先生）把那個傢伙（指紅海）扯出去。

楊先生 紅海先生，請！

紅海 （極捨不得離開芳蜜的慢慢往外蹭）喲，忘了！李總司令的請帖呢？

漱羨 對呀，哪去了？啊，桌上呢，這不是？

楊先生 （趕緊湊上去看請帖）可真是總司令的請帖呢！（轉向紅海）那什麼，紅海，下月十

二號，我的生日，千萬請過來喝酒！當面拜求，千萬給寫付對聯來。

|紅海| 把紙送來，一定作得到！

|楊先生| 我記得好像給朋友祝壽，都是自己買紙。不過，|紅海先生|可以是個例外；好，我把紙交給|淑菱小姐|就是了，拜託拜託！還有，|李總司令|好求不好求？要是能賞一付對子，就太好了，太好了！

|紅海| 要十付八付的都行，只要送紙來！

|楊先生| 拜託拜託，紙一定送來！那麼，十二號務請光臨！|淑菱小姐|，明天我就送紙來。

|淑菱| 紅海，有人求寫對聯，還不走嗎？

|紅海| 把靈感（指了指芳蜜）遺落在這裏，文心還不像個竹筒？（被|淑菱|扯了走。）

|楊先生| （送到門口）再會，別忘了寫對聯啊！（轉身）可愛的小人，多麼聰明！太太！咱們

還是去作二十分鐘的旅行吧？（同楊太太拉手出去。）

|洗局長| 一羣瘋子！一羣瘋子！（靜了靜）|徐小姐|，剛纔你說龐院長是尊翁的老友，尊翁現  
在——

|芳蜜| 去世好幾年了。從前，龐院長有許多文字都是我父親代筆。

|洗局長| 尊翁的名諱是一——  
|芳蜜| 樹梅。

沈局長 嘴，徐樹梅！徐樹梅！沒聽說過！幾個給龐院長代筆的人我都知道。（慢慢的掏出手

鎗，猛然立起來，比着她）抬起手來！

芳蜜 （微笑）（不動）用不着！把鎗放下！

沈局長 （愣了會兒）反正你跑不了！（坐下）說實話，你是不是偵探？

芳蜜 是怎樣，不是又怎樣？

沈局長 我可以要你的命，也可以保住你的命！

芳蜜

我可以給任何人工作，只要有錢。幹什麼也不過是爲吃飯。那邊（指小板門）不要緊？

沈局長 （點點頭，輕輕的走過去，猛推開門）她不懂，和塊木頭差不多！（回來，並未回原位，而坐在芳蜜的旁邊，拉住她的手）你一進來，我就懷疑，我有相當的聰明。你那些變態心理什麼的，又使我納悶，爲什麼你那麼熱心爲我解脫。後來我問你許多話，很有幾句你答不出的，可是你都巧妙的閃過去。有兩項事定了你的罪案，第一，向我要情報，第二，龐院長手下壓根兒就沒有個徐樹梅！小姐，你還欠着點老到精細！我要是不看在這麼美的一个腦袋上，這裏（以指點她的額）就得穿過一個鎗彈去！

芳蜜 （極鎮靜）美就是我的鋼盔！

沈局長 我生平最大的缺點，就是不肯下手傷害一個美好的東西。見了美色，我就忘了慎重。我性子急。這個（指小板門）告訴你實話，完全因爲我性急。她急需錢，我就一把抓到

她。等她媽媽病好了，她也許偷偷的跑掉；她媽媽要是老不好，也許我把她們趕出去；負擔太重。啊，話說得太多了，你的美麗能除了我的武裝！現在咱們怎辦？

|芳蜜 我現在是你的俘虜，俘虜沒有主張。

|洗局長 應當先向一個美的俘虜要什麼呢？我性子急！

|芳蜜 我的工作不許我作個烈女！

|洗局長 嘴，（猛的單膝跪下）芳蜜！芳蜜！給我，給我！把一切給我！我要瘋！要瘋！

|芳蜜 （極溫柔的拉起他來）你是個男子漢！

|洗局長 （靜了一些）可是我不能控制自己！在這一點上，你比我厲害！

|芳蜜 英雄識英雄！好吧，經過這樣的相愛與了解，我想咱們倆很可以合作互助了。你走你的路子？我走我的路子，可是在精神上合作。你已拿住我的把柄，我的命在你手裏，以你的聰明，當然可以看得出來：你若是把我交出去，不過是我吃一個鎗彈，你什麼好處也得不到。反之，你拿着我的短處，像養熟了的一隻鳥兒似的，雖然不裝在籠兒裏，可是到時候到你手心上來吃幾個米粒，多麼好呢！你把無關緊要的材料供給我一點，我好交差。我把我的材料也供給你一些，你也可以去邀功。這樣互助，雙方有益。等咱們把錢弄得差不多了，咱們手拉手兒，上瑞士，起碼也要上香港，去快活幾天。那時候，我要換上洋服，看我的胳膊，脊背，腿，要穿上洋服，你想，也許更好看一點吧？

洗局長 真是能那樣啊，我死在你的懷裏也要含着笑的！我問你，楊氏夫婦曉得你——不曉得？

|芳蜜| 那一對笨驢！

|洗局長|

一點不錯，一對笨驢！芳蜜，叫進他們好不好？咱們一同進城去吃飯？

|芳蜜| 優待俘虜？（笑了笑）

|洗局長|

小嘴真厲害！（摸她的臉蛋一下）我叫他們回來。（到門口）楊！楊！楊——

（遠處有應聲。聲音漸近，楊太太唱着：羊，羊，跳花牆。抓把草，餵你娘。你娘沒在家，餵你們老爺兒三——讀如薩。）

|楊太太| （有點喘）連爬坡帶唱，可真有點吃不消！大哥，多陪你把這個小房子讓給我住幾天；天天去爬爬山坡，我就不至於越來越胖了！

|楊先生| 教你住上三天，你就得悶瘋了，你愛信不信！（對芳蜜）怎樣，一切順利？

|芳蜜| 把不順利的事變成順利了，就是工作。

|洗局長|

我請你們進城吃飯去，有不去的沒有？熟朋友，不客氣！

|楊太太|

我奉陪，不管誰討厭我。

|楊先生|

楊太太在前，楊先生必定在後，形影相隨！

| 洗局長 等我要出賣她的時候，請你作人犯子；現在還不到看貨的時候！

| 楊太太 我偏要看！（對芳蜜）來，咱們進攻去！（她們正要攻門，門開開了。）

| 王明 紿你們看！給你們看！一羣狗男女！

（幕）

第二幕

時間：在前幕事後一二日，晚間。

地點：  
仍是洗宅客廳。

人物 均見前兩幕。

幕啓

（等人等得焦心，東坐一下，西坐一下，瞪鐘，沒用；看錶，也沒用。）劉媽！劉媽！（挽着袖子，手上還有水，似在刷洗傢伙）來了，小姐！

淑菱（指几上鐘）這個鐘快不快？

劉媽  
啊？

( 跺腳 ) 問你，這個鐘快不快？

劉媽 我怎樣知道呢，小姐？我不認識鐘！

淑菱 你不會看鐘？那麼你怎知道時候呢？真新聞！

劉媽在鄉下，我們看太陽。

淑  
華

劉媽 那我可說不清。反正太陽上有長針短針，我也不認識。

劉媽 劉媽你可真好玩！好劉媽，你到門口給我看着點去。紅海先生說七點半來，現在已經到七點半，你看——嘔，你不認識長針——他也不知怎麼還不來！劉媽你看着點去！

劉媽 不行呀，小姐，我還沒刷完傢伙哪！小姐你看，我的活兒有多麼累呀，全是我一個人！要是在鄉下呀，這早晚我早就睡了覺啦！

淑菱 什麼？

劉媽 太陽落下去一會兒，我們就睡覺！

睡得着嗎，那麼早？嘔！大概夜場電影也就沒人看了吧？

小姐，我還是先去刷傢伙吧？

你到門口等他去，聽我的話，我給你二毛錢！

淑菱 哪位先生？

紅海先生，常來找我的那位。

劉媽 我記不清是誰！在我們鄉下，一村的人都認識。這裏，好傢伙，那麼多人，誰能都記得住呢！

淑菱 就別費話啦，去，明天我給你二毛錢！

劉媽 是啦，小姐，有二毛錢，又能買四張郵票！家裏也不是怎麼老不來信，真急死人！告訴

你，小姐，這輩子我算忘不了小日本啦，真可惡！可恨！

| 淑菱

| 劉媽

老是這一套！老是這一套！快去吧！

（嘴裏還叨嘮着，往外走）老是這一套？敢情你們好，一天到晚吃喝玩樂！人家把家都丢了，你們還這麼高興呢！真是飽漢不知餓漢飢！

| 淑菱  
（聽見劉媽叨嘮，而假裝沒聽見，等劉媽出了門，纔自言自語的）這個劉媽，這個劉媽，完全沒有訓練，簡直是個野人！逃難？彷彿一逃難就有什麼資格似的，可笑！（聽見劉媽的語聲，無聲的笑了笑，趕快又板起臉。）

（一探頭）那位先生來了，沒有我的事了吧？

| 劉媽

| 淑菱

他在哪兒哪？

| 劉媽

正往這邊走哪。

你倒是領他進來呀！劉媽你真可以！

| 劉媽

反正他常來，自己還找不着門？（向外招呼）先生，小姐在這兒等着你哪！（下）

| 淑菱

這個鄉下娘們！就是國難期間，也不應當要這麼笨的僕人！

| 紅海

淑菱，看我寫的對聯。詞好，字好，圖章好，三絕！

| 淑菱

告訴你七點半來，為什麼不守時刻？誰有工夫看你的臭對聯！

| 紅海

（打開對聯，點頭欣賞）淑菱，你要是不能欣賞字畫，怎能打進文化人的圈子裏去呢？

我不懂，也不愛看！

一開頭，誰也是不懂。你得不懂假充懂，慢慢的你就相信你真懂了！

(還是不去看)我就願意趕快會作詩，作文章了！字寫得好壞有什麼關係呢？反正詩文是用鉛字印出來的。紅海，看見自己的文章登在報紙上，或是雜誌上，心裏不定怎麼快活哪吧！紅海，我一時寫不出來；這麼辦，你寫一篇，我簽上名，作為是我寫的，由你介紹，發表出來，好不好？嘔，我不用淑菱這兩個字，得另有個筆名！你給我起個筆名！

(想了想)「紅洗」怎樣？紅海的「紅」，洗局長的「洗」。

「紅洗」，「紅洗」，猛一聽像「空襲」，不吉祥！你慢慢的想好啦！多想幾個，讓我自己挑選一個最好的。你什麼時候替我寫成一篇文章呢？明天行不行？

我忙得很！不要說明天，就是明年也找不出工夫來。淑菱，你還以為我是前幾天的紅海嗎？

喲，難道你現在變成另一個人了嗎？

紅海，(把對聯放在桌上)一點不錯！今日的紅海，已非昨日的紅海，滄海桑田啊！告訴你，淑菱，我現在已作了編輯主任——編輯主任，還是總編輯，哪個好？倒要想想看，姑且

算作總編輯吧！

歌謡

你要是總編輯，我就有地方投稿嘍？

紅海

那，以後再說，先聽我的！芳蜜拿錢，委託我編刊物。這還不算，她還要設法籌款，送我到前線去，採集戰事材料，作戰地通訊。這還不算，以我的學問與天才，我敢保說，刊物一出來必風行一時，成爲文化界的，的——權威。政府必能注意到我和我的刊物，作官是不成問題的。再說，到前線去，以我的思想與口才，我相信能得到許多高級將領的欽佩，而委任我個師部或軍部的祕書，也是很合理的。我行了，淑菱！芳蜜太偉大了！絕頂聰明！喝，那個聰明勁！是個美人，是個女英雄，是全民族的愛人！就說昨天，她由早九點到十二點，見了三十二個客人！偉大！三十多個客人，誰都含着笑進來，歡天喜地的出去。偉大！假如有人問我，現時代世界上可有偉大的女子？我就高聲的回答：

淑菱

（傷心的坐下）紅海，紅海！你是不是教芳蜜給迷住了呢？

紅海  
被她迷住的，豈止我一個人呢，那無所不備，無所不容，偉大的女性！不要說我，連洗局長也教她給迷住了！

淑菱

紅海，哼，跟我爸爸爭芳蜜，告訴你，你必失敗！找芳蜜去，早點去，好早點失敗，別在這兒耽誤了工夫！

淑菱，這就是你的藐小！偉大的女性是沒有妬心的，像一朶香美的鮮花一樣，把豔麗的

顏色，香蜜的味道，無所要求的一切人！美是偉大，偉大是美，這是真理，世界上也只有這一條真理！至於跟洗局長鬭爭，我在沒有勝利之前，不必先擔心失敗！

可是你說過你只愛我一個人？

紅海  
淑菱  
毛病是在你相信那句話！愛是放射，愛是燃燒，愛是奔流，一停頓便失去力量，沒有火焰，沒有波浪，而只是一堆死灰，一汪兒死水嗎？

淑菱  
你滾出去！（抓起對聯來）滾！

紅海  
留神，別弄破了對聯！

紅海  
淑菱  
哈哈！（撕對聯）

（過來搶救，幾乎要暈過去）好！好！淑菱，我太傷心了！沒想到一個像你這樣的女子能這麼貌小齒莽。爲這個，我必須到前線去，一個女子也看不見，我只隨時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寫給芳蜜。她將是我的安慰，我的靈魂！（抱着對聯，抹着淚，往外走）

淑菱  
（要追，一梗脖子，坐下；瞪着他的後影，後影不見了，伏在桌上哭起來。哭過了，咬着脣在屋中走，忽然點了點頭）對！（飛跑到門口）劉媽！劉媽！

紅海  
留神，別弄破了對聯！

劉媽  
淑菱  
把我床底下的隻竹箱搬來！

劉媽  
是啦，小姐！

淑  
義

劉  
女

(在屋中來回走，又是要哭，又掙扎着笑。) 哟！哼！(用各種驚嘆字，爲思想點句。) 放在哪兒，小姐？箱子不大，可怪沈的！都是洋錢票吧？(看小姐不哼，向外走) 有這麼兩箱子洋錢票，讓日本人看見也都得搶了去！

（瘋了似的打開箱子。小箱是她的全份圖書館，有像猴子讀過的教科書，有像翻毛鷄似的小說，有些碎紙片，有掉了頭的筆，有破像片本子。她一一取去，看一眼或翻一翻，隨手扔在地上。最後，找到一本比較體面的，拿起來，鬆了一口氣；急忙立起來翻開，很快的找到了所要找的一頁，看，點頭。）哼！

仲文

(進來)小姐，這是怎回事？快收拾起去！

練習作偵探哪？不，偵探不哭！

淑  
萎

(忙擦擦眼，手上的灰土給臉上畫了一條黑道。)二叔！這真是一件偵探工作，二叔咱們倆人一同作好不好？

仲文

怎回事？（要坐下聽，可是）咱們先把這收拾好再說。（幫助淑菱把書都扔進箱內，好在不費什麼事。）搬哪兒去？

淑羨

用不着！她一天到晚夠累的了。你屋裏？

殘  
籍

漱菱

仲文

床低下。（看二叔出去，又細看同學錄。）

（回來坐下）說吧，漱菱！

（寶貝似的抱着那本書）那天，我不是發現了爸爸的姨太太是那個小難民嗎，我心中就想，我得去敲爸爸幾塊錢！（笑了）於是，我就帶着紅海上城外去了。到了那裏，並沒看見小難民，可是碰上了楊家那對討厭鬼。還有一位美人，也在那兒坐着。她美得出奇！自然嘍，她不是我所喜歡的那種美，可是單以她自己而論，的確是出色！細一看哪，我認識她，她是我們學校的校花。她不認識我，因為我比她低着好幾個年級。我一時想不起她的名字，她，喝，眼兒那麼一瞟（摹作）嬌聲細氣的說，『我叫徐若蘭。』當時，我就信以為真，沒說什麼。誰知道，紅海那小子，一看見芳蜜——嘔，還得找補一句，徐若蘭現在叫作徐芳蜜——就發了瘋，怎麼拉他，他也不動，而且和爸爸差點打起來。從那天起，紅海就不大愛理我了，我準知道他是教芳蜜給迷住了。那還不要緊，剛纔他來送對聯，可更好了，他公然的說芳蜜偉大，我藐小，芳蜜美，我不美。（要哭）我怎麼不偉大？我怎麼不美？瞎了眼的東西！他還說，要替芳蜜編刊物；芳蜜哪兒來的錢？這年月，連我這局長的女兒，還老沒錢花呢，芳蜜是誰？她怎會有錢辦刊物？我的心裏就轉了個灣，我並不是傻子。所以找出同學錄來，看看她到底是誰。二叔，你看（指着書）她是徐若蘭，言午許；不是雙立人的徐，而許跟徐又聽着差不多，多麼巧。

妙啊！這裏有毛病，一定有毛病！二叔，你看是不是？

仲文

現在有好多靠不住的女人！

淑菱

是呀！所以，我就是這麼想，這件事和爸爸，紅海，大有關係！爸爸跟芳蜜是怎回事，我管不了，也不愛管。我可是不能看着紅海上當，假若芳蜜真不是好東西的話。紅海，雖然對不起我，可究竟是個可愛的人。我要是常跟他在一塊兒，我相信我會成個詩人，或是小說家；那夠多麼光榮呢！我不能教紅海上當，不能！二叔，你幫助我，把這件事弄清楚了，好不好？練練習作偵探，也是個怪有趣的事，是不是？

仲文

淑菱，據我看哪，你頂好少跟那羣人鬼混。芳蜜也罷，紅海也罷，都不可靠。要是怕閒着太悶得慌，念念書，爲士兵們縫縫寒衣，不比亂跑胡說去好？以我自己說，我實在不願再這麼一天三個飽的混下去。人家在前線打仗的是人，我也是人；一個人，不管出身怎樣，都只有那麼一腔子血。人家把一腔熱血洒在沙場上，爲了什麼，還不是爲了他的國家？他的國家還不是你我的國家？國難是大家的，而咱們只教別人去流血，咱們算什麼人呢？

反正我不能打仗去。好，前線上沒有洗澡盆，也沒有理髮館，我受不了！

仲文  
淑菱  
仲文等我先說完了。我現在還走不了，我得等着大嫂的事有了辦法，我再走。老嫂比母，大嫂對我有恩，不能教她在這裏受欺負，而我跑得遠遠的。淑菱，我雖是你叔父，其實並

不比你大着多少。我要是能想到去作個有用的人，你必定也能想到。比你只大着四五年，我並不是出窩老，天生來的守舊落伍。我是說，國難嚴重到這個地步，咱們年輕的人要都吊兒郎噳的，國家還有什麼希望呢！淑菱，你說對不對？

也對！可是一個人只有一個青春哪！

也只有一個國家！摩登亡國奴也是奴隸！我並不教你也去打仗，我只求你多幫一幫媽媽的忙，多收斂一點，別把生命都交給跑腿與展覽白胳膊！還有，你和芳蜜爭紅海，紅海和你爸爸爭芳蜜，這成什麼話嗎！

淑菱 越說越帶勁，真像個白鬍子老牧師！

仲文 你記着，你要 是老跟那羣男女們鬼混，總有後悔的那一天！

淑菱 沒有後悔，就沒有意思。你瞧，電影裏那些美女，都是先不順利，哭哭啼啼的，到了最後，就如願而償，倒在愛人的懷裏，多麼有意思！

仲文 電影大概不是聖經賢傳吧？

淑菱 那都是因為二叔你看得太少，還沒吃進味兒去的緣故。走嘍，到屋裏我自己去琢磨怎能洩露了芳蜜的祕密，也許還能琢磨出一本偵探電影的故事來呢。那多有趣呀！喝，正片開映；編劇，淑菱女士；導演，亞力山大，多麼美！到那時候呀，紅海跟我求婚，我就該向他聳聳肩膀了！（學着海藍絲的架式往外扭。）喲，媽！我睡覺去，看我多守規矩。

呀，睡得早，起得早，身體好！（下）

洗太太 這不定又管着什麼壞呢！這麼大的姑娘，老這麼野調無腔的，我真不懂！不懂！  
劉媽 太太外邊有位大姑娘要見太太，問他姓什麼，她不肯說。

洗太太 誰呢？

仲文 請進來！

洗太太 誰呢？心越不靜，越來閒人；我簡直的活夠了！

仲文 大嫂，幹嗎這麼想不開呢！大嫂，看見了這次的戰事沒有？初一開仗的時候，誰都說咱們不行；如今怎樣？連那麼大的國事，那麼困難的戰爭，咱們還不怕呢，何況這點小小的家事！只要咱們的心擺得正，什麼也不怕。

劉媽 （領着朱玉明進來）大姑娘，這就是我們太太。

玉明 （嘴唇顫着）洗太太！

仲文 大嫂，聽她說什麼，先別發脾氣！  
洗太太 貴姓啊？（又細看了一眼）啊，你就是那個小難民吧？你還有臉上這兒來，膽子太大了！

洗太太 我不發脾氣？我這一輩子就吃虧在太老實了！誰都可以欺負我，連這麼個逃難的丫頭都欺負我！

仲文 大嫂坐下！這位姑娘也坐下！

(玉明沒說出什麼來，也不肯坐下，綿羊似的看了仲文一眼。)

洗太太 (坐下)你幹什麼來了？

仲文 (很和氣的)有話慢慢的說。(他陪她立着)

玉明 (用極大的努力抑住啼哭)我來，來，求你——

洗太太 求我什麼？是要錢，是要衣裳，還是要這整個的家？我告訴你，你可以硬搬進來，我可不能輕易的搬出去！這是我的家，我活，活在這兒；死，死在這兒！我不能變成無家的難民。我老了，要是成了難民，我也不能像你那麼方便；沿路可以賣錢，到處可以當鑿姐兒！你個不要臉的浪丫頭！我和你無仇無怨，何苦來呢，把我的男人迷住，教我落得有家和沒有家一樣？

仲文 大嫂，大嫂，事情是兩面的，聽她說說，到底是怎回事。

洗太太 你們男人都袒護年輕的女人，見了張白淨的臉，你們立刻就忘了姓什麼。哪怕她是難民，是叫化子，你們也拿她當作活寶貝！平日，你們擺出架子來，你是什麼長，他是什麼官，身份十足；一看見個女的，一個拿身體當作花生瓜子，可以隨便送給人的女的，你們馬上忘了身份，體面，地位，連姓都忘了！

仲文 大嫂！(稍帶點氣)我也是那樣嗎？

洗太太

(不願得罪他，可又不願示弱)難說！

仲文

(假笑了一下)先不必爭論吧，聽她(指玉明)說什麼。(用眼神鼓勵她)

玉明

我只求洗太太聽我說幾句話，不求你別的！(看洗太太沒說什麼，臉上舒展了些。)我是一個難民，不錯。我跟媽媽一同逃出來的。在半路上媽媽病了。請想，我一個錢沒有，媽媽又病得走不了路，教我怎麼辦呢？要是不爲媽媽，我根本就不想逃出來；我的身體不錯，滿可以不怕日本人！

劉媽

對！

洗太太

你少答諱兒！

玉明

可是，我只有一個媽媽，她是我唯一的親人；丟了她，我就什麼也沒有了。所以我同她一道逃出來。現在，我看明白了，我不應當專顧了盡孝，而把自己白白的犧牲了。可是，事已至此，我也不便後悔；人情到底是人情，媽媽，到底是媽媽；誰能已經同媽媽逃出來，而在中途路上把她丟下不管呢！

(劉媽抹淚)

媽媽病了！病了！我已看到一片黑影在我的四圍！爲救媽媽的命，我想，想，想過多少方法。什麼法子都想到了，只是沒想到賣身。我受過一點教育，我有本事掙飯吃，怎能想到賣身呢？一個女的想到賣身，就等於想懸梁自盡。我寧願上吊！(搗上臉)

(仲文給她搬過一個椅子去，輕輕拉她坐下。)

可是我不能上吊。同時，我也不能去作事。人生地疏，我上哪裏去找事？即使找到事，我去作事，誰伺候着媽媽？媽媽病着，只能吃到點殘茶剩飯；有時候我摟着她睡在房簷底下；她越來越軟，我也越來越沒辦法。她只能老拉住我的手，說，「玉明！玉明！別離開我，別離開我，我不定哪時就斷了氣！我連累了你，對你不起！可是，我死了，未必有個棺材，只求在沒斷氣的時候，多拉拉女兒你的手吧！」(拭淚)我明明知道，丟了家，受盡千辛萬苦，而還保不住媽媽的命，都是日本人的罪惡——

劉媽

我要捉到個日本人哪，我把他的耳朵，鼻子，全咬下來！

洗太太

(軟多了)劉媽！

玉明

可是一個人的命好像是拴在感情上的。我明知道須向日本人算賬，但是扔不了將要死的媽媽。假若你們是我，你們怎辦？

洗太太

(低下頭去)怎辦？

仲文

往下說！

玉明

我沒辦法。正在沒辦法的時候，洗局長看見了我！

洗太太

(急忙抬起頭來)他怎樣？

玉明

他願意幫助我，無條件的幫助我。我並不知道他是局長，他說他是慈善機關裏的一個職

員。救濟我，他說，正是他應作的工作。我沒工夫考慮他的話，即使他是個怪物，他若是能把媽媽抬到一間屋子裏去，有點稀飯，有點開水，他便是救命的恩人。他給我們佈置好一切，我是多麼快活，多麼感謝！看媽媽把頭放在個乾淨的枕頭上，有乾淨的開水喝！

劉媽  
局長可真有善心！

玉明  
(咬住嘴脣要哭，又勉強的一笑)對了，局長有善心！我們剛搬到城外去，局長當天晚上就來了。我混身上下酸疼得像要散開似的，可是還掙扎着陪着媽媽，媽媽拉着我的手，臉上居然有了點笑容。局長進來了，把我扯出來，他就跟報紙上所形容的日本兵一樣，跟我要報酬。我沒的可給他，除了這條身子；他也不要別的，早看準我這條身子！

仲文 不是人！

洗太太 是局長！

劉媽 哚他！咬！

玉明  
(不願說而非說出不可的)打？我身上連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嚷？怕媽媽聽見。他會把我的媽媽像塊磚頭似的扔出去。媽媽給我的這條身子，還爲媽媽丟掉。我要瘋，我要扔下媽媽跑，跑，一直跑死！可是，一看媽媽臉上的笑容，我……洗太太，被他霸佔了以後；我還在無可如何之中，希望他真是個小職員；逆來順受，先教媽媽的病好了，而後

再解決別的。人永遠欺騙自己；我已經差不多是死了，還欺騙自己呢！我明知道一切都是黑的，還偏偏假裝看見，也不是在哪兒好像有點光明！我把『自欺』與『希望』放在一塊了，教牠們成爲一個名詞。過了幾天，我全看明白了，全聽明白了。可是我還不願對局長報復，我還有更大的仇敵呢！

仲文  
你是不是要逃？

玉明  
全在你們倆手裏！洗太太，你總不會反對我逃走？

洗太太  
(極難找到一句話)就不管老太太啦？

玉明  
媽媽，沒，沒，沒希望了！從今天下半天起，她的手一會兒比一會兒涼了！她現在還沒斷氣，我得先準備好怎麼逃跑。媽媽死後，我再想逃，就不容易了。局長不是教隨便吃過他兩碗飯的——哪怕是條狗呢——逃出他的手去的人。我老老實實的跟着他，既對不起你，洗太太，又對不起我自己。不跟着他，他會把我賣了。我得準備，等媽媽一斷氣，就趕緊跑！

劉媽  
你要往北逃，咱們作個伴兒；我隨你走，姑娘！

玉明  
(沒回答劉媽)洗太太，我已說出始末根由，希望你可憐我，別再恨我！我現在求你一件事，給我點錢，有二三十塊錢就夠！

仲文  
大嫂有錢嗎？我這裏還有十幾塊。

洗太太（很和氣的）行，我給她二十塊錢！（送過去）玉明，我不能替我的男人道歉，我只能說我同情你，祝你一路平安！

仲文 在無可抵抗下所受的蹂躪，不過是點傷痕，像胳膊上中了一鎗一樣。玉明，我勸你，不用讓這個傷痕影響到你的心理，別以爲從此你就是個『黑』人，就永遠不敢抬頭看太陽。我和大嫂一樣，也不能替我哥哥道歉，可是，凡是我能幫助你的，你只管說就是了！

玉明 我謝謝你們！我得趕緊回去了！（剛要轉身）啊，洗太太，還有一句話，請你留神一個叫芳蜜的，她不是好人！她叫芳蜜！

劉媽 姑娘，你帶我走得了！你，我，是真吃了日本人的虧，所以你我纔真恨日本人。我跟你想去，你說咱們往北闖，好！咱們還怕什麼呢？你說，不往北，往南也好。咱倆在一塊兒，多少可以談談心，訴訴心中的委屈，是不是？再說，姑娘，你又是這麼和氣可愛的人！

玉明 你聽我的話兒吧！先在這兒好好的作事！再會，洗太太！再會，（看了仲文一眼。）（外面有人聲，像楊先生！）

仲文 跟我來！別教他們看見你！（拉玉明出去，藏起來。）  
劉媽 帶了我去！

洗太太 劉媽！有客人來了！

楊先生 （在門口）我先走，徐小姐還沒來過。（進了門）啊，洗太太！門房裏老宋，大概是睡着了，我們自己進來了，熟人，太熟了！

楊太太 （拉着芳蜜）洗太太，大嫂，我給你帶來了個好朋友，徐芳蜜！

楊太太 都坐吧！劉媽，倒茶！（極注意的看芳蜜）

楊先生 啊，劉媽，家裏有信啦？（沒等回答）沏點好茶葉，渴！五龍齋的廚子不知是犯了什麼病，菜鹹得要命！快去，劉媽！（劉媽下）

楊太太 二爺哪？今天我可給他帶啦美人來了！小姐呢？

洗太太 誰知道在屋裏幹什麼呢。

楊太太 老太太呢？不能這麼早就歇着吧？

洗太太 一個人在屋裏摸骨牌玩呢。

楊太太 怪可憐的！芳蜜，回來咱們陪老太太打幾圈？

楊先生 徐小姐的牌，我領教過了；洗老太太，洗太太，和楊太太，你們三個打一手，也不是

徐小姐的對手！

芳蜜 宣傳得過火了，有時候倒失了宣傳的作用。洗太太，不用聽楊先生的，我並沒多大本事。我只是膽子大，無論多麼大的牌，我敢下場。跟闊人交際，最要緊是別露出窮相

來！要說爲玩玩的話，我還是愛和老頭老太太們湊個小牌，一邊說着家長里短的，一邊手也不閒着。打大牌，輸得面紅過耳的，沒意思！

洗太太（專爲敷衍）就是，打牌是玩玩，不是拚命。

楊太太 大嫂，我們給你帶來了喜信！

洗太太 還有喜信給我？（慘笑）

楊先生 真的！大嫂你得請請我們！

楊太太 我們見着局長了。局長對大嫂的困難，很同情，他立刻答應下家裏這點經濟問題絕不

教你爲難。

洗太太 其實不解決也沒多大關係，反正餓死的是他自己的母親，老婆，孩子！

楊先生 別這麼說呀，大嫂，夫妻沒有隔夜的仇。大哥既肯讓步，大嫂也就用不着再生氣了。

楊太太 大家和和氣氣的，這樣的年月，有吃有喝有小牌打，就是個造化！

楊太太 至於大嫂所最不放心的那點事，請你也放寬了心吧。（低下聲去）大哥弄的不過是個難民。弄來的時節很省錢，玩膩了給她個一塊八毛的她就得走路。大哥決不能把她弄到家裏來。一個難民，實在拿不出手去。長得倒還不壞，就是土頭土老的，我本來還想盡義務去訓練她，改造她，後來一想，算了吧，她根本不是那個材料！大嫂，這件事，我敢保證，絕對不會有什麼發展！那一方面既沒有發展，你這方面也就別再固執。訓練丈

夫，我敢當着老楊的面兒講，就是同教八哥說話似的，差不多就行；無論多聰明的八哥，也不能絲毫不差的像人似的說話。

（劉媽來倒茶）

劉媽！老太太呢？你去看看她老人家要是還沒歇着，你就說楊太太來了，請她老人家來說話兒。大嫂，不信你看着，我要是一對老太太說，老太太必定很喜歡。

（仲文進來，看看大家又要出去。）

洗太太  
二弟，進來！

楊太太  
二爺，你自己看，我給你帶來美人沒有？

（仲文沒哼一聲，坐在遠處；預備爲大嫂助戰。）

好大的架子！連人都不理！

楊先生 年輕的人愛掛火，還記着上次那點小小的誤會吧！大丈夫能屈能伸，我正式的向二爺道歉！

（仲文沒動）

徐小姐，要能當着你的面前還這麼堅決，這麼不妥協，二爺是個英雄。

（芳蜜笑着微微向仲文一點頭，仲文仍不動。）

洗太太 （扶着劉媽）阿，楊太太來了，正遇得囂那！

(大家都立起來)

都坐下！劉媽倒茶！(奔了祖母椅去)坐下。喲，這位小姐長得怎麼這麼俊哪？來，我看看你，看這肉皮兒怎這麼細呀，豆腐似的！

楊太太 這是徐小姐，不但長得好，本事還強呢，什麼都會！

洗老太太 我年輕的時候，手也很巧，什麼衣裳都是自己作！現在老了，手就跟木頭棍兒一樣了！

(洗太太與劉媽耳語，劉媽點頭出去。)

芳蜜 我不會的事兒還多着呢，求老太太指教！

洗老太太 不用客氣！上我這兒來呀，就是不用客氣！楊太太知道，我心眼兒最實誠，永遠不挑剔這個那個的。

楊太太 一家子呀，就全仗着有位沒有脾氣的老太太！我有時候就想，我要是有像你老人家這樣一位婆婆，我敢保楊先生的事情就得更有起色。是不是，芳蜜？

芳蜜 老太太的經驗就是咱們的四書五經！

洗老太太 哪敢那麼比呀，那是聖人寫的！小姐可真會說話兒！

楊太太 老太太，我們來報個喜信！

(劉媽拿來毛絨背心，遞給洗太太，洗太太開始編打。)

局長啊，答應了，過日子的錢不再教大嫂爲難。

洗老太太 我說是不是？我的兒子，我還不知道？他不是無情無義的人。唉！這我就一塊石頭落了地啦！媳婦，你就教我省點心吧！他既肯照常給你錢，你也就得買着點好，別再跟他頂上不散。他一天在外，爲國事操心，回到家來，你再給他個不痛快，還能怪他發點脾氣嗎？他要娶個姨太太呀，教他娶，教他娶！天下的男人，沒有一個願意只守着一位太太的，局長想再娶一個，也真不算什麼出奇的事。作太太的呢？一過三十五歲，就得拿出正太太的勁來，胖胖大大的，舒舒展展的，教人一看便恭而敬之，看得出是正太太；讓那些小妖精們打扮得妖魔鬼道的，正好顯出她們是小太太，咱們是正太太！徐小姐，按說當着你這大姑娘，我不應當這樣的口敝，可是我說的實在是一片真理！

楊太太 連娶小的事也解決了，老太太！

洗老太太 那可好！那可好！怎麼辦的？誰給辦的？楊先生，又是你的功勞吧？

楊先生 （很慚愧的）這回我走在了後頭，大哥自己辦的。

洗老太太 正像他！他凡事不求人，自己老有主意，老有辦法，我知道我的兒子！你們看見了沒有？

楊太太 看見了，是個難民，長得還順溜。

沈老太太 也好！給難民找個吃飯的地方！再說呢，要是個鄉下姑娘，也容易生小孩，倒不

錯！那麼他打算往家裏接不接呢？

|楊太太| 大概一時先不接家來，因為小太太的媽，病得很重。

|洗老太太| 哟，還有媽哪？大概還不至於是壞人！好！好！

|楊太太| 大哥還答應了，教我們組織起來。

|洗老太太| 什麼意思？

|楊太太| 問芳蜜，她比我還更內行。|芳蜜| 你說。

|芳蜜| 也沒有多少可說的。是這麼回事，老太太，我和楊太太都在外面很有人緣，有不少好朋友，都是官員們的太太小姐。這個年月，男女平權，女人很能幫助男人們作點事，所以

|楊太太| 就對局長說了，好不好由楊太太，洗太太，我自己，組織起來。局長打外，我們打內，老爺活動，太太也活動，耳目靈通，人多勢衆，一定有不少的好處。局長答應了，派我和楊太太來和洗太太說。老太太以為怎樣啊？

|洗老太太| 好意思，好意思！現在的事，我不大懂；可是作駙馬爺的總仗着公主的幫助，古今一理，是不是？

|芳蜜| 老太太可真有思想，有見解！

|楊太太| 那麼，洗太太，你看，局長願意，老太太也贊成，我們可就等你發表意見了。

|洗太太| （放下編物，愣了一會兒）我是飯桶。臉子不漂亮，不摩登，應酬不週到，說話討人

嫌，要是跟你們在一起呀，不但不能有功，倒許壞了事。

楊太太 話不是這麼說！大嫂，你要知道你是局長太太！我真不明白，為什麼你忘了局長太太這四個字。就拿我說吧，我要是想見一個人：片子遞進去，人家一看，楊秀貞是誰？不見！大嫂，你就是長得像個老倭瓜，人們也得應酬你，你是局長太太，你說你不漂亮，不摩登，你是不大注意大官們的太太，嘿！真有難看的！前天我看見一個，倒倒腳，大包牙，臉和鐵鍋似的，還戴着黑眼鏡。可是她和老爺坐着大汽車，一下車，軍警趕忙喊『敬禮』，她家裏不定有幾個漂亮的太太呢，可是這位黑傢伙坐汽車出來交際，活動；她是太太，那有什麼法兒呢？老太太看我說的對不對？

沈太太 一點不錯！再說，媳婦雖然歲數大了點，要是肯修飾修飾，也還不至於太難看了。當我四十多歲的時候，我還很少相呢，擦上點粉哪，還挺好看的。一個女人，全仗胭脂粉的漚着；多喒你不注意你的臉和鞋了，你就趕緊預備棺材吧！菱兒的媽，打起點精神來，跟徐小姐，楊太太們創練創練去！一天到晚老打毛線，教我看着心裏都鬧着慌！咱們這是說閒話兒，誰可也別多心！昨天我看見一位女朋友，原本是個寒家出身，現在已作上了太太。她說的很有趣：作一個摩登太太，得要耳朵是廣播收音機，眼睛是望遠鏡，嘴是有聲電影——會說，說唱，會接吻！多麼有意思！雖然是句笑話，裏邊可有些道理。

楊先生 有意思！有意思！徐小姐，她沒說摩登女子的心是什麼嗎？

芳蜜 她沒說。

仲文 （實在忍不住了）根本就沒有那麼一件東西！

（楊氏夫婦與芳蜜一齊大笑，芳蜜笑得特別努力，而是對着仲文笑。）

淑菱 （偷偷的進來）媽！（指了指芳蜜）

楊先生 （擦着眼淚）喲，小姐！紅海給我寫了對聯沒有？

不知道！問徐小姐吧，她老和紅海在一塊兒！

芳蜜 淑菱，你說什麼？啊，紅海啊；小姐，乘早兒別懷疑我；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我不願

意見他；可是他去找我，我也不好意思不教他進去不是？

淑菱 你不是還教他編輯刊物嗎？

我教他編刊物？嘔，也許那麼說過一句話，不大記得了。告訴你，小姐，你明天再見着

他的時候，你也說教他編刊物，他就老跟着你了。一個文化人聽說編刊物，就好像咱們  
聽說百貨店大減價一樣，樂得心裏癢癢！

楊太太 咱們先說正事吧。（掏出個小紙條來）洗太太，芳蜜，注意！明天咱們去會婦女戒烟

總會會長項彭飛太太；十一點在此地會齊，十一點半到那裏；或者她會留咱們吃午飯。  
吃過午飯，咱們去會高處長太太，跟她打聽那回事，芳蜜你記住，你發言，我和洗太太

幫腔。高處長太太要是留咱們打牌，咱們可以一致的說沒有功夫，記住；她打牌專爲收頭兒錢！從高處長太太那裏出來，咱們上聯合俱樂部，那裏人多，消息自然也多。去到這三處，大概也就夠累的了；看吧，到時候再說，高興再走走呢，就多走高處；不高興呢，拉倒，好不好？洗大嫂，明天，還不止明天，大概在這一個月裏吧，咱們的工作完全是爲了大哥。大哥的事成功，老楊自然跟着往上升一步。大嫂你先別嫌麻煩，到處都有芳蜜和我呢；我們倆說話，大嫂你只須跟着笑笑，或提幾句閒話，就行。

洗太太  
楊先生

大嫂！

洗太太  
楊先生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洗太太

楊太太！

洗太太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洗太太  
楊先生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洗太太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洗太太  
楊先生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洗太太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洗太太  
楊先生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洗太太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洗太太  
仲文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洗太太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洗太太  
仲文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洗太太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洗太太  
仲文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洗太太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有人緣的楊先生楊太太來捧局長的場，來好心好意的幫助局長；你們倆，一個局長太

太，一個局長的親手足，倒彷彿和局長有什麼仇似的，什麼道理，什麼心思呢？走，我

管不了你們，可也不能在這裏看着你們把好朋友都得罪了；走，劉媽！

楊先生

老太太，別走！我還有主意。不過，這可得先跟芳蜜商議商議。

芳蜜

用不着跟我商議，老太太怎麼說就是！

楊先生 老太太，你若是認徐小姐作了乾女兒，即使大嫂不能多出去，有乾女兒去。還不是一樣？

洗太太

（轉怒爲喜）那我可不敢當，我那有造化，要這麼一朶鮮花似的小姐作乾姑娘呢！

芳蜜

得了，老太太就別謙虛了吧？我是行三鞠躬禮呢，還是磕頭呢？老太太說！

楊太太

當然是磕頭，當然！劉媽，拿墊子來！

芳蜜

（跪下去）媽！我這兒磕頭啦！

洗太太

不敢當！不敢當！菱兒的媽，來攬攬你的乾妹妹！乾閨女，媽媽今天可拿不出什麼

禮物來，明天再找補！

楊太太

把壓箱底的好東西，給乾女兒找出一兩件來，老太太！

洗太太

壓箱底的？這一打仗，丢了多少東西呀！

楊先生

可是，老太太，要是不打仗，大哥也許不能這麼快就升到局長啊。凡事都得兩面看。

有人纔能掙錢，人是活的，錢是死的；有大哥，還在乎丟點東西嗎？得，老太太，兒子是局長，又得了這麼如花似玉的乾女兒，這個仗簡直是爲老太太你一個人打的！

沈太太

別那麼說，這都是你的好心；要專憑我老婆子，就會找到這麼好的女兒啦？

楊先生

老太太，你這麼一誇我不要緊，我又來了個主意！

楊太太

簡直是諸葛亮！

楊先生

老太太，想看看新兒媳婦不想？

沈太太

她還沒來給我磕頭，我反正不能先去找她。我不反對我兒子納小，可是娶了小老婆，連告訴我一聲也不告訴，總得算是失禮！這也不能都怪我兒子，總是那個小老婆不好，不懂規矩，不先來討我的喜歡！

楊先生

初六那天，不是我的生日嗎？我想，我請局長大哥把小太太帶了去。在我那裏教他給

老太太磕頭，並且跟大家都見見面，又省事，又自然，好不好呢？

沈太太

也好！對我的兒子，我永遠不爭執什麼。這不是我不愛講家規，我是怕緊自管教

他，他心中一不痛快，再誤了國事！國事最要緊，誤了國事，就得丟官，那還了得！

楊先生

老太太高見，高見！好，就那麼辦啦；到那天，新媳婦必到，必給老太太磕頭，我保

險？

沈太太

要是那個小難民去，我就不去！難民！難民！難民！我不能管難民叫媽！

洗老太太 菱兒！這要是教你爸爸聽見哪，你看他跟你鬧不鬧！古時候，正德皇帝還娶了李鳳姐呢；李鳳姐是個——

芳蜜 如今的女招待。

洗老太太 就是呀！女以男貴，古今一理！你乘早不用惹事，菱兒！得罪了你爸爸，就是得罪了飯碗！

芳蜜

小太太長得也還下得去，要是好好的打扮一下，很可以拿得出手去。

洗老太太 那就行了！有的人娶姨太太不論樣子，真有醜得像個母豬似的。我相信我的兒子還不至於那麼沒眼睛！

淑菱 爸爸有眼睛看誰美不美，可就是看不出來誰準姓什麼！

洗老太太 這又是什麼鬼話？

淑菱 你看哪，奶奶，你知道她——你的乾女兒——準姓什麼？

洗局長 （輕輕的進來）淑菱！你胡說什麼呢？睡覺去！

楊先生 局長！大哥！

楊太太 大哥！局長！

芳蜜

嘿嘿！

洗局長 （還接着對女兒說）國難期間，年輕輕的不知作些有益處的事，一天到晚亂跑亂說，

是對得起國家，還是對得起自己？看我，我擁護政府，我決心抗戰，一個人作着五個人的事；有我這樣的爸爸，會有你這樣的女兒，想不到的事！去，出去！

|洗老太太 嘎！菱兒，咳！用得着哭嗎？自作自受！（淑菱下）

|洗局長 媽，你老人家也該休息休息去！國難期間，老人家得加倍保重；老人家一不留神，鬧點病，也足以增加我們作兒女的顧慮，妨礙我們抗戰的工作。媽，該休息去吧，劉媽，攙着老太太！

|洗老太太 你說的對，對！可是我也得告訴你一句，別爲抗戰把身體累壞，國和家可都仗着你呢！

|洗局長 瞭得了，媽；你就休息去好啦！

|洗老太太 （向大家）你們坐，我先休息會兒去！（馴服的出去）

|楊先生 大哥坐下——楊太太，你報告一下，明天你們要作的都是什麼，請局長核准一下。

|楊太太 （洗太太收拾起編物，對客人們略一點頭，沒看丈夫，往外走。）

（洗太太掏出紙條來）洗大嫂，別走！（看了看局長，局長沒任何表示，除了眼睛瞪着洗太太的背影。楊太太自己笑了笑，不再勸留；洗局長一直把太太瞪出去。見仲文也立起來）仲文也——（仲文沒出聲，揚臉往外走。局長也瞪他出去。）咳！

芳蜜 哥哥！嘔，我應當叫你哥哥了，知道嗎？老太太認了我作乾女兒！哥哥——

|楊太太|（唱）妹妹我愛你！

|芳蜜|

不要胡吵，楊！我說，哥哥，可別爲我們朋友，而把一家人弄得不和睦了啊！

|洗局長|

和和睦怎樣？不和睦怎樣？我不是個小說家，須把每個人的心理體貼入微；更不是個看護，須把他們都伺候舒服了。我是家長，他們都屬我管，他們得伺候我，體貼我！回到家來，正如到局子裏去，我是發命令的！我也能接受別人的命令，服從命令，那就要看彼此的地位了。我的地位教我在家裏有絕對的勝利，假若仲文和我的老婆不願承認失敗，教他們另找地方去吃飯好了。在抗戰期間，誰都當盡力工作，在家裏蹲着算幹什麼的呢？既在這裏吃我，就得聽我的話；反抗麼，我會攥住他們的脖子，使勁，使勁，使勁，非到跪在地上求饒，我決不撒手！（得意的停頓一會兒，欣賞着自己的餘威）剛纔你說什麼，楊？

|楊先生|

她們已定好了明天工作的計劃，請大哥，局長，看一看。

|洗局長|

用不着看。我信任朋友！不過，朋友們不忠於我呢，我也不是什麼好惹的；有信，還須有威，威信，威信，就是這個意思。啊，（乾笑了一下）|芳蜜|，你是怎回事，又怎麼

認了乾娘？

|芳蜜|

老太太收了我作乾女兒。你願意有這麼個乾妹妹？

|洗局長|

當然嘍！來往更方便一些！（向楊）還有事沒有？沒事可以先走一步，我還得和芳蜜

談一點要緊的事。

|楊先生| 沒什麼別的事兒了。就是，剛纔已跟老太太商議過，教新夫人到十二那一天，也到我那裏去，順手兒和大家見見面，省事而且自然。大哥，你要是願意的話，請賞給我兩桌菜，作爲新嫂子在我那裏出頭露面的一點小——小意思！

|楊太太| 恐怕新嫂子也沒有時樣的衣裳吧？是不是——

|洗局長| 我可以送給你兩桌菜，至於|玉明|去不去，我想——

|楊太太| 不用想了，教她去一會兒，見見老太太，見見大家；憑大哥你，娶了個小太太，還用藏着嗎！

|洗局長| 什麼話兒呢！我教她藏着幹嗎？

|楊太太| 那麼都教給我好了，|芳蜜|那兒有衣裳，借給她穿穿，也就行了。

|芳蜜| 那好辦！我沒有別的財產，衣裳到還有幾件。

|楊先生| 就那麼辦了。太太咱們也該活動着吧？局長和|徐小姐|還有要緊的事商議呢。

|楊太太| 對啦，教人家乾兄弟談談心吧！哎喲，好累得忙！（同下）

|洗局長| 不送啊！（眼剛由門那邊移回，即釘住|芳蜜|，芳蜜半垂首的笑了笑，向前移了半步。

局長過去拉住她的手。）你爲什麼這樣美呢？你是不是人呢？  
|芳蜜| 我大概不是仙女。

|洗局長 我呢？

|芳蜜 你是男性的象徵，老想征服一切女性！你連個難民也不放手！

|洗局長 我不久就放了她。留着她，好像有點對不起你似的！

|芳蜜 別胡扯啦！她就是個老鼠，你也不肯放了她！

|洗局長 為證明我說的不是假話，假若你明天告訴我，有誰——當然是咱們用得着的人嘍——

|芳蜜 需要女的，我情願雙手奉送。拿姨太太送禮，並不自我始！

|洗局長 你太厲害！哼，你要是有機會賣了我，我敢保你能剛吻完我就教我上斷頭台！

|洗局長 沒有的話！一萬個，一百萬個，女人裏也未必能有你這麼一個，這是真話！即使我的心是鐵的，也會教你給熔化成了汁漿！你說我是男性的象徵，要征服了一切女的；真的！我常想，全世界的青年女子都吻過我，那纔夠個男子漢的味兒，可是，又想到，那恐怕也沒多大意思，因為年青的女子未必都好看。天下的女子不都好看，是上帝的最大錯誤！不過呢，一個美女就可以彌補這個缺陷，因為她一個人把女子的好處都顯露出來，而把女子的醜相都遮掩下去。有這麼一個美女，就把男人的心照亮了，教他知道了好歹與美醜。這個美女成為他的理想，他的聖母，使他把對女子的普遍的侵略野心變爲溫和純潔的對一個理想的追求。

|芳蜜 算了吧，這些話已聽過不止一次了；哪個男人都會說！男人，一般的說，比女人的口才

高！

洗局長 口才高，膝磕再軟，就所向無敵了！算了，算了，說些正經的。我是多麼實際的人，可是一見到你我就迷住了，狂了，忘其所以了！拿報告來！

芳蜜 已預備好（掏出一張粉紅色的紙來。）用藥水洗過，纔能看見字，你曉得？我已經告訴了你，用什麼藥水？

洗局長 （點點頭）不失信，我也給你，（也掏出好幾張字紙來）你只給我一張小紙，我卻給你這麼多！誰教你美呢！那件事怎樣？

芳蜜 （微微搖頭）不大容易，郝培元的身後頭很硬！

洗局長 那就是說，政府非買那批材料不可，而且非他去買不可？

（芳蜜點點頭）

你等我想想！（自己倒了盃茶，漱了漱口，噴在痰盂內。）有辦法，有辦法。咱們弄不到手，也教郝培元弄不了去；雖然咱們沒把事情爭過來，可是也教他知道知道咱們的厲害！

芳蜜 那不高明吧？要依着我看呀，我們此路不通，就另找別的路子；何必破壞了他的事，既對咱們沒有好處，而且傷了朋友呢？

洗局長 也對，也對！我這個入失之太硬，非有個溫柔聰明的女子給作參謀不可！我的參謀妹

妹！

|芳蜜 你等着，不要太急。事情多得很，咱們總會抓到一兩件的。長期抗戰就須有長遠的計

劃，不許着急，不許着忙。咱們要沈住了氣，拿定了主意，耳聽上路，眼看八方，消息

靈通，心裏穩當，聽的多，看得準，看準了，一下手就是地方，像壁虎捉小蟲那樣！

|洗局長 |芳蜜，不用對我講理論吧！雖然我佩服你的聰明，熱愛你的美麗，我可是還沒胡塗，還不能睜着眼上當！我看哪，你並不熱心幫助我辦那件事，你一味的敷衍我，是不是呢！

|芳蜜 假若你那麼看，也好；敷衍人原就是我的基本本事之一。

|洗局長 （慘笑）我看，我的命要喪在你手中，剛纔那句話要是別人說的，不管他是男還是女，我會一拳打得他眼裏冒金星！我，對你，下不去手；沒辦法！

|芳蜜 好哥哥，親哥哥，你聽我說！我可以不敷衍你，我有法子能教你毫不費力的就能得到十萬八萬的，甚至於幾十萬，就怕你——

|洗局長 請你小心一點，你教我幹什麼都可以，除了當漢奸！

|芳蜜 只作摟錢的官，而不作漢奸？假仁假義！

|洗局長 假仁假義也並非沒個道理。貪污，不幸而倒了霉，還有方法打點，即使打點不通而殺

了頭，也還不至於遺臭萬年；作漢奸可就不那麼簡單了！貪污近乎人情，漢奸無原諒！

我心裏很清楚，很清楚，連你這樣的美人，也搖動不了我，在這一點上！  
芳蜜 也不盡然！

洗局長 怎麼？

芳蜜 （拍拍口袋）這是什麼？

洗局長 嘴，那個呀，哈哈，無關重要的幾個小消息！

芳蜜 我能叫這些小消息把你的腦袋掉下來！

洗局長 （摸口袋）我彷彿也拿着你的一張什麼吧？

芳蜜 （笑了笑）那只是一張紙，至多不過顏色還漂亮！

洗局長 你，不是說，藥水——

芳蜜 天下還沒有一種藥水可以洗出字來的，假若紙上本來沒有字——

洗局長 （立起來）你敢騙我？（要撲她）

芳蜜 （掏出鎗來）這回該你抬起手來了，對不起！一方面，是我的美與錢；另一方面，是你的監獄與死亡；你自己挑選！一手是愛情與利益，一手是鎗彈與危險，這是我們辦事的規矩！坐下，好好的談談！

洗局長 （坐下）殺了我，我不能作漢奸！

芳蜜 可笑！第一，作官摟錢就是漢奸，你已摟了不少錢，而且正託我幫忙你再多摟一點！第一

二，你明知道我是什麼人，而願意和我合作！雙重漢奸，還有什麼可說？我現在不過是依着你的心理，教你更多得些利益，更快得些利益，更容易得些利益！只要你有膽子，有本事，而且愛玩一玩，事情就都辦了；不難，也沒有多大危險。我曉得你有膽子，有本事，恐怕就缺乏一點玩一玩的興趣。跟我，跟我，玩一玩，還不好嗎？無論怎樣，我總比你那個小難民有意思吧？

|洗局長 我心裏很亂！

|芳蜜 想一想，想一想，（輕拍他的肩）我並不逼迫你馬上簽字蓋章。你是條男兒漢，你有你自己的主張。即使你始終不肯答應我，你我還是好朋友，對不對？

（淑菱偷偷的進來）

|洗局長 怎麼，教你睡覺去，幹嗎又出來了？

|淑菱 （很勇敢的）我來告訴你兩件事：第一件，她並不姓徐，她沒有準姓。

|芳蜜 我的姓和我的衣裳似的，勤換着點兒啊，新鮮！小姐，不容懷疑我，我是誠心誠意的幫助你的爸爸多作點事，多進點錢；好多給你作新衣裳穿呀！

|淑菱 我不相信你，除非你誠心誠意的放開紅海！

|芳蜜 他除了給我作點小事，和我沒別的關係！

|洗局長 去！不要搗亂！告訴你，你要再跟紅海在一塊，我就連一個銅板也不給你；去！

| 淑菱 等我說完了！第二件，媽媽在屋裏哭呢，你看看去！

| 洗局長 話該她哭！去！

| 芳蜜 （淑菱瞪了他們一眼，往外走。）

| 洗局長 跟我玩玩去？（拉住他的手）

也好。

## 第四幕

時間：

楊先生所說的十二號——初六，午飯前。

地點：

楊宅客廳，現改爲壽堂。像一般的壽堂一樣，有紅燭，壽字，紅幃，長短不齊的壽聯，鋪着紅墊的椅，圍着繡裙的桌，黑白瓜子，香烟，賀客……壽堂之後，隔窗可見，男女或圍桌竹戰，或來往嬉笑。

人物

賀客若干，各形各色。

偵探長一，偵探前後共五人，衛兵二人。

重要人物同前。

幕啓

楊先生（見淑菱進來）歡迎，歡迎！小姐，老太太，局長太太，仲文先生都來吧？他們不來，不能開飯！

淑菱  
先行禮吧？

楊先生 說說就是了，說說就是了，還真行禮，不敢當！不敢當！來，來，小姐，給我做招待

員，多幫忙！（把小姐領到一旁）記住！凡是掛招待條子的，都是頭等客，開飯的時候往這裏讓；不掛條的，二等客，往後邊讓；酒席稍有差別；記住！

|淑菱·沒有三等客？

|楊先生·那能分得那麼細呢？大概的，大概的，分分就是了。（看進來一位賀客，向她伸出二指）呀，馬大哥，後邊坐，後邊坐！免禮免禮，不敢當！勞駕勞駕，後邊坐！

|馬大哥·（獻紅封）一點小意思！

|楊先生·不，不，不！大哥來到就是了！（接過封來，看了看）謝，謝，謝謝！（又向淑菱伸二指，低聲的）都要是這樣呀，（掂了掂封兒）得賠錢！

|楊太太·（從後邊來）嘿嘍，淑菱小姐！老太太，太太，二爺，怎麼還不來？

|淑菱·馬上就來！她們也得算頭等吧？

|楊太太·當然！當然！小姐可多幫忙，別弄亂了！

|洗老太太·（扶着劉媽）你倒是慢着點走啊，看拉我個跟頭！

|楊先生·老太太！（一齊過去攏着她）真賞臉！這麼大歲數了！

|楊先生·（楊先生給老太太掛條子）

|洗老太太·喲，幹嗎還教我戴上條兒啊？

|淑菱·奶奶是頭等客，在這邊吃。酒席不一樣！

洗太太 愛多嘴的丫頭！劉媽！你看這個鄉下娘們！不提着禮盒，她跨在胳膊上！拿來！禮盒！

盒！

楊太太 老太太還賞東西！老楊，你就接過去吧，借老太太點壽！

楊先生 （一邊接禮盒，一邊掏口袋，掏了許多小紅紙包，逐一的細看，挑了一個，給劉媽）

謝謝老太太！劉媽，拿去！不用謝，太太，給老太太多墊上個墊子！

楊太太 （一邊扶老太太坐下，一邊說。）老太太的乾女兒，怎麼還不來；她一來，就有人陪老太太說話了！

洗太太 可不是，她的嘴真會說話！楊太太，你忙去吧，不必張羅我！

淑菱 （拉住楊太太）芳蜜來嗎？（見楊太太點點頭）她要是還不放開紅海，我跟她打架！

楊太太 可別在這裏打架呀，今天是老楊的好日子，總得取個吉利，你別錯看了芳蜜，她的心眼並不壞！

淑菱 你知道嗎！她並不姓徐？

楊太太 紅海也不姓紅啊，那有什麼關係！好，好小姐，你在這兒陪陪老太太，我到後邊看看去。

楊先生 （陪着洗太太）大哥一定來吧？他要不來，可塌了我的台！辦婚事得有主婚人，辦壽也得有主壽人；大哥就是我的主壽人！

洗老太太 我想，他一定來，你們這樣的朋友！他可是忙啊，怪可憐的，一天忙到晚！也真有本事！我說，那個小太太來不來呀？

楊先生 一定來，楊太太跟她說好了。她待一會兒要是還不來，我派車接她去！

淑菱 不來頂好。哼，那麼點的小媽！

洗老太太 菱兒，在這裏可不准胡說！

（從後面轉過來兩位男賀客，楊先生忙着招呼。）

賀客甲 楊大哥，還不該吃着嗎？

楊先生 稍微等一等，等等洗局長。

賀客乙 等等也好，餓夠了勁，足吃！（用手中的報紙捲輕敲了楊先生一下）楊，這兩天漢奸又鬧得兇。（低了點聲）外面絕對聽不到的消息，連咱們一點還不知道，會教人家那邊知道了！怎麼知道的呢？

賀客甲 人家有組織，無孔不入！

楊先生 我的眼睛敢說夠尖的了，我就沒看見過一個漢奸！我總不相信那些事兒，都是謠言，都是謠言！我就這麼說，要真有漢奸的話，我應當頭一個知道，我的眼皮子寬，三教九流，無所不知；拿住幾個漢奸，不是還有賞哪嗎？閒着也是閒着，我何不拿幾個漢奸，弄點零錢花？

賀客乙

楊大哥說的也對。

賀客甲 可是走露消息，出賣情報，也是千真萬確的事。據說漢奸裏面，還有不少女的呢，都是很漂亮的大姑娘！

楊先生

那更是瞎扯！楊太太膽子大不大？大，很大！不信你今天給她一萬塊錢，說，你去當

漢奸！她，連她，也不敢幹！

賀客甲

可是人家也並不那麼傻呀，人家會沒法利用你，給你點便宜，而教你不知道自己是作漢奸呢！有好些好玩的少爺小姐們上了這個當，千真萬確！

洗老太太

他們說什麼哪？

淑菱

說現在有漢奸。

洗老太太

啊，又鬧漢奸哪？打仗還不夠受的，還鬧漢奸，什麼年月！

楊先生

老太太不用着急，我說沒有漢奸，就是沒有！都是謠言！

洗老太太

謠言太多了！為什麼閒着沒事造謠言玩呢？

淑菱

我看芳蜜就是漢奸，她沒有準姓！

楊先生

洗小姐！

洗老太太

菱兒，怎麼血口噴人，胡說八道呢！

楊先生

徐小姐不來，洗局長也不來，真教我着急！老太太餓不餓呢？先給老人家開飯，好不好

好？

|洗老太太 我一點也不餓，我等着跟我乾女兒一塊兒吃！

|楊先生 那好極了（向二賀客）咱們稍微等一下，大家大概是怕空襲，不敢早來！

|淑菱 楊先生，你不是說還有歌女嗎？她們什麼時候來？

|楊先生 總得到兩點鐘纔能來。

|洗老太太 菱兒，等她們來了，你可不准跟她們在一塊攬合去！

|楊先生 老太太，我找來的歌女都規規矩矩，沒錯兒！

|淑菱 歌女也算摩登女子吧？

|楊先生 當然，當然，凡是露着胳膊的都算摩登！啊，局長太太來了！得，洗太太一到，就算

來了三分之一的局長！

|淑菱 （從楊先生袋中抽出個綢條來）媽！頭等客！

|楊先生 歡迎，歡迎之至！（向後面）楊太太來呀，局長太太！

|洗太太 紿楊先生拜壽！

|楊先生 不敢當！不敢當！洗太太陪老太太吧！

|楊太太 （從後面跑來）大嫂！今天你又年輕了好幾歲！這個顏色的袍子正合你的適，可真好！來坐！劉媽，你幫着倒茶！可真夠我一個人忙的！

楊先生 等你過四十生日的時候，我加倍幫忙！

楊太太 我？我願越長越小，永遠到不了四十！怎麼說來着？「四十而——」

楊先生 「不惑」！

楊太太 對了！你想吧，一個女人到四十要沒有了誘惑的能力，還活個什麼勁兒！嘿嘍，仲文！我一猜就猜到，大嫂來，你必來。

仲文 來看看，有人敢欺侮我大嫂沒有！

楊先生 不用跟她逗嘴，來，這邊坐！（向二賀客）給陪一陪，洗局長的弟弟！

淑菱 （又拿過綢條來）又一個頭等！

楊先生 局長還不來，教人着急！

楊太太 芳蜜是怎麼了？女客裏沒有她，就不會熱鬧起來！

淑菱 紅海！紅海來了！

楊先生 紅海！對聯呢？

紅海 （神色驚惶）等等先喘喘氣！

楊太太 你怎麼啦？見着芳蜜沒有？她為什麼還不來？

紅海 淑菱，我得走，我得上前線去！我來辭行！

淑菱 怎回事呢？

楊先生 先別講辭行，我的對聯呢？

紅海 楊，你借給我二十塊錢，我得走，馬上走！

楊先生 我？你沒拿來對聯，反倒跟我借錢！我這是辦壽，不是小本經營貸款處！

淑菱 到底怎回事呢？

紅海 這兩三天了，我身後老有人跟着，像影兒隨着身子那樣。我吃飯，走路，找朋友，後邊老有人釘梢，前天我回到家裏一看，連箱子帶匣子，都被人家給翻過了；不是賊，絕不是賊，因為沒丟別的，只丟了一捲稿子，和幾封信！

淑菱 什麼稿子？誰的信？

稿子是芳蜜交給我的。

淑菱 你看過沒有？

紅海 沒有。我想湊齊了一塊兒看。一氣看完，我好寫編輯後記。

淑菱 信呢？

紅海 也是芳蜜交給我，教我替她存着的。我偷偷的看了一封，是洗局長給她的。

楊太太 洗局長和芳蜜是朋友，你要知道。

紅海 是呀，我知道，所以我就決定給芳蜜寫封萬言書，洗局長也許比我本事大，可是我的天才，他比不了，比不了！局長是芳蜜的朋友，我也是芳蜜的朋友；三人行。必有我愛

焉，我得顯顯本領！萬言書直寫了一天一夜，今天早上五點鐘，我就出了門，想遞上我的萬言書去。好，剛一出門，那個釘梢的又在門外等着我呢！我決定跟他來個步行比賽，繞，繞，我跟他繞；一直繞到這裏，莫是把他繞胡塗了！可是，說不定，他就會又找到我！他爲什麼跟着我？想像不出來！難道那一捲稿子，那幾封信，有毛病？不能啊，芳蜜交給我的東西，怎麼有毛病呢？

淑菱

哼，也許你的偉大的女友就不大可靠吧？

紅海

那怎能！以我的天才與聰明，能看不出誰好誰壞來，笑話，笑話！楊先生給我二十塊錢，我先去躲一躲；等我那部中國文化史出版，拿到版稅，一定還給你！

淑菱

楊先生，你也借給我二十塊錢，我同他一塊兒走！只要他離開芳蜜，我就不再怪他！

楊先生

我辦這回壽，還不一定能賺夠本兒呢，又教我往外拿四十塊？這是哪裏的事呢？

紅海

好了，你不借給我錢，我只好藏在你這裏；偵探來了，你去應付。

楊先生

那我辦不了！

紅海

快着決定，等偵探來到，就不好辦了！

淑菱

你借給我們，快！

仲文

淑菱，你不能跟他去，你要是老跟他在一塊兒，你身後也許跟上偵探！我看紅海先生不過是個沒心沒肺的人，人家要是拿他開玩笑，賣了去，他還以爲人家是好朋友呢！紅海

先生，我這兒有十塊錢，拿去，快走！

我不能教他走！我是局長的女兒，偵探敢把我怎樣了？

楊先生 有人給你十塊錢，就走吧；何必一定非跟我過不去呢？

紅海 好了，我走！淑菱，我必有信給你！

我也走，紅海，咱們一同走，一對流浪的文化人，多麼有意思！

洗老太太 菱兒，聽我的話！你要是好好的在家裏，我一高興，就給你一隻金鐲子！

仲文 教他走！他走了，不是就躲開芳蜜了嗎？

也對！奶奶你準給我一隻金鐲子？好啦！紅海，咱們通信吧！

紅海 請你告訴芳蜜，我找她好幾次，都沒找到！告訴她，我的身體雖然不一定上哪裏去，我的心可老隨着她！

淑菱 滾！永遠別再教我看見你的猴兒臉！二叔，把十塊錢要回來！芳蜜！芳蜜就是漢奸！你瞎眼的東西！

楊太太 這是哪一齣呢？什麼話呢？都看我了，今天是老楊的好日子，得求個吉利！好紅海，拿着十塊錢就走吧！

紅海 暖，紅海！出門留點神，進旁邊那個小巷子！等等我還是跟你走！

沈老太太來，菱兒，在我這兒坐一會兒來！不准哭，今天是楊先生的好日子！他拿着十塊錢，走兩天就會花光！

淑菱 嘴，愛情最大的障礙就是錢！

楊先生 要是局長在這兒，沒這個事！對聯，我給送去的紙！沒給寫來，也不把紙退回，還要借二十塊錢；什麼事呢！

楊太太 老楊，可不准生氣啊，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楊先生 我沒生氣；就是有氣，也不敢當着諸位親友發洩不是？哈哈！

楊太太 芳蜜要是在這兒，也不至於這麼糟，她能教年輕的人隨着她的小手指頭轉！

淑菱 你要再說芳蜜，我可真回家了！

沈太太 菱兒！

楊先生 （見進來偵探）這又是怎回事？

偵探 你姓楊？啊，有個紅海你認識？啊，他是你什麼人？

楊先生 朋友，朋友！

偵探 他現在沒在這裏？

楊先生 沒有！

偵探 來過了？

楊先生 來過，又走了。

偵探 沒說上哪兒？

楊先生 他說上前線。

偵探 嘔！

楊先生 打聽他作什麼？

偵探 那是了我的事！你今天辦喜事？

楊先生 對了，辦壽，我四十的生日，請在這兒吃杯酒？

偵探 還有公事。那位小姐是？

楊先生 洗局長的小姐！

偵探 嘔，洗小姐！小姐你常和紅海在一起？

淑菱 （遲頓了會兒）沒有！

偵探 局長的小姐，就是實話實說也沒關係；以後請少跟他來往！對不起，洗小姐！對不起，

楊先生！（下）

楊先生 不喝盅酒嗎？嘿，看我這個生日！

仲文 淑菱，看見沒有？

淑菱 紅海不能是漢奸，要有漢奸，就是芳蜜！

楊太太 淑菱小姐，我真要和小姐你拌嘴了！怎你一口咬定她是壞人呢？洗老太太，你看，我和老楊都仗着多交朋友，有人緣吃飯。我們絕對不懷疑任何人，願意和我們來往的都是朋友！以芳蜜說，她真是熱心幫朋友的忙，熱心腸，好脾氣！小姐，你可千萬再這麼說！洗局長還和芳蜜常來往呢；她要是壞人，難道局長還看不出來？

楊先生 不過，這個事可相當的嚴重了，偵探不是假的！（轉臉）喝！越來越出奇了，穿着孝的也來了！劉媽快去攔着點！我是辦喜壽，不是辦喪事！嘿！

（劉媽出去把玉明攏進來）

楊先生 （趕上幾步）別往裏攏！她穿着孝哪！

玉明 不是你教我來的？

楊先生 我可沒教你來吊孝啊！這是什麼事呢！

玉明 （向洗太太走去）洗太太，我來告辭。媽媽死了！（要哭強制住）從此，我的身體又可以是我自己的了！我決不和局長搗亂，我的仇人是日本，我到北邊去算賬！

劉媽 洗太太，我跟你辭工，跟了她去。也許還能找到家裏的人！

洗太太 你別走吧，劉媽，我們都待你不錯。

劉媽 真不錯！可是我這肚子委屈，你們誰也不明白；她（指玉明）能明白，她真受過苦，我真受過苦，我倆能彼此明白；別人——我就跟了她去！

洗太太 你真要走。我也攔不住，你可好好照應着她！（向仲文）有劉媽跟着她，多少有個照應！玉明，你母親的尸首呢？

玉明 埋了，埋在山坡上了！洗太太，我得快走！我本不應當來，可是我總覺得一個人應當光明磊落，當着你們大家的面，我走開，心裏纔痛快！就是局長在這兒，我也不怕；反之，我倒可以當着大家的面宣佈他的罪惡！

洗太太 這個小丫頭瘋了吧！

楊太太 不瘋了能穿着孝來？

洗老太太 你敢說局長不好？太大胆了！太大胆了！

玉明 劉媽，真跟我走？走！老太太，我不對你說別的，我就可惜你這個歲數！（拉劉媽往外走，仲文趕上去。）

洗老太太 仲文，你幹嗎去？你老吃裏爬外，不向着你哥哥！

仲文 送她們幾步，就回來！（趕出去）

楊先生 這就開飯啊，快回來！這哪像辦壽呢！

楊太太 你專顧了辦壽！還不去追回她來哪！待會兒局長來到，一問，嘔，玉明是從咱們這裏跑出去的；他要跟你要人，你賠得起嗎？

洗老太太 也不能教劉媽走，她還多拿着八天的工錢，沒作夠了日子哪！

楊先生

追回來，怎辦呢？

楊太太

不追回來，局長要人怎辦呢？

楊先生

嘿！嘿！都是我，愛管閒事，報應！報應！我去追！（又停住）我這是辦毒藥嗎？

沈太太

追回來，她會碰死在這兒！

楊太太

大嫂倒不必擔那個心！老楊，追去！

楊先生

追！（要往外跑，被仲文迎面攔住）她倆呢？

仲文

少管事，都有我呢！

楊太太

二爺，你真能橫打鼻梁，負起責任來嗎？

沈太太

沈太太 仲文，別把禍攔到你自己身上去，你知道你哥哥的脾氣！

仲文

沒關係，媽！

畢科長

（彷彿誰也沒理會他進來，極客氣的向楊先生說）這位先生，非常的對不起！我們局長沒來嗎？

楊先生

一定來，我們正等他來，好開飯。

畢科長

局長今天沒到局子去。這兒有件緊要的公事，我到局長公館請示，聽說今天局長到這裏來，所以又趕到府上，對不起！先生今天是辦壽？

楊先生

哪裏，請朋友們來玩玩就是了。

|畢科長 太倉卒，太倉卒！（掏出個封兒來）臨時現備辦的，來不及選擇禮物；小意思——我可以在這兒等一等局長？

|楊先生 當然了，當然！太客氣了，哪敢？（接過封兒去）這邊坐，坐！仲文，陪一陪！（向賀客甲乙）二位也給陪一陪，等候局長的！局裏的科長！

|賀客甲 科長，貴姓？

|畢科長 畢，賤姓畢。

|賀客乙 久仰！久仰！

|楊先生 （離開畢科長，向楊太太）我到後面招待招待！

|畢科長 沒領教？

|賀客甲 （說出姓名，沒人能聽得出，又說了一遍，似乎像）小瀟三。

|畢科長 久仰，久仰；（向乙）這位先生？

|賀客乙 （絕對不願說清楚，極客氣而混含，好像）土地堂。

|畢科長 久仰！貴恭喜！

|賀客乙 混飯吃而已，混飯吃。

|賀客甲 近來有什麼消息，科長？

|畢科長 沒什麼消息；公事呀忙，下了班也就沒工夫去打聽什麼了！

賀客乙

大家都是如此。下班後，也就是聽聽戲呀，看看歌女呀，還可以換換腦筋；簡直沒有別的辦法。讀書吧，當初在學校的時候，已把書讀通；現在簡直沒有什麼可讀的。家眷又不在這裏，在屋裏呆着，實在太苦悶！只好找地方去消遣消遣！

畢科長

至理名言！一語道破！戲班子，歌女，飯店，都發了財，都發了財！也是時勢造財

主一

賀客甲

好個時勢造財主！不過呢，人家總是也有些真本事！

畢科長

我承認他們有本事，可是教咱們去作那些事，也未必不比他們作得更好。不過我們的身分，身分，教我們總怪不好意思一身分誤盡了天下英雄！

賀客乙

慨乎言之！

畢科長

我就佩服敵局局長，那真是個人才，精明，會作官，永遠不丟了機會；真是學問經濟，兼而有之！啊（向仲文）局長的令弟，令兄真是人才。我沒看他消極過，苦悶過！老那麼精神，老那麼負責，身分高，手段好，名利兼收！只有洗局長，是咱們的模範人物；他，洗局長，能不失書生的本色，身分，而且能不像咱們這樣寒酸！仲文先生，局長現在手裏總可以有一——不該這麼問！不過是閒談，閒談！局長最信任兄弟，兄弟自信還會當差，還有個忠心；別的好處沒有，就是忠於局長，（見仲文不出聲）仲文先生，請求一點小事，給我介紹一下，見見局長老太太！

仲文 好吧。媽，畢科長要見見局長老太太！

洗老太太 啊，畢科長，跟我的兒子當差呀？

畢科長 局長的栽培！我常到公館去，可是總沒得機會給老夫人請安！

洗老太太 看科長多麼會說話呀！菱兒的媽，你也見見！

畢科長 嘔，局長太太！我常到府上去，總沒得機會給太太請安！以後，公館裏要什麼，給我

個電話，馬上送到！不必一定由局長交派，由太太給我個電話就行！

洗老太太 多麼會當差！

畢科長 老太太的抬舉，沒有本事，就仗着點忠心。我崇拜局長，忠於局長，只求局長不嫌我

愚蠢，老有我這碗飯吃！

洗老太太 我深知我的兒子，他的眼裏不藏沙子！他認識誰好誰歹！你對他忠心，他就真心待

你；你對他要壞，他就給你個厲害看看！

楊太太 一點不錯，局長真是條漢子。有剛有柔，精明強幹！

畢科長 現在的幾位局長，就屬我們局長紅，一點不假！

楊太太 局長怎麼還不來呢？

畢科長 忙，局長忙，一天起馬有五個飯局！啊！這是局長小姐吧？長得多麼聰明秀氣！小姐

以後要什麼紙墨筆硯哪，給我個電話，馬上送到！

淑菱 要絲襪子也行吧？

畢科長 大概也可以，哈哈，小姐真會說話！

淑菱 局長準教你給徐芳蜜小姐送過絲襪子吧？

畢科長 沒有，沒有！局長是不苟言，不苟笑的人——我可不敢亂說——小姐，多麼天真！

楊先生 （從後面轉來）我說，大哥，局長，怎麼還不來呢！

畢科長 等一等，天還早呢！一點鐘擺席不晚！

淑菱 楊先生，乾脆咱們折乾好不好？你給我一塊五毛錢，我到外邊吃去；我的肚子裏已經直

叫喚！

洗老太太 菱兒呀，菱兒呀，你可真太沒規矩了！

畢科長 聽，來了！我會聽局長的車怎麼響。是，對！

（楊先生，楊太太，畢科長，都往外跑。連賀客也受了傳染，前進數步。仲文向洗太太一笑。淑菱藏在老太太背後。）

洗局長 （似領隊的雄鷄那麼威武）不晚吧？

楊先生 不晚！我們都等着局長呢，連老太太都不肯先吃！

洗局長 等我幹什麼，我已經吃過飯了。

楊太太 大哥！你可太——

畢科長 吃過飯，再喝兩盅酒總可以，局長的量，我知道，海量！

洗局長 你們太難了，怎麼可以餓着老太太呢！媽，你不是年輕的人了，怎麼還老不小心呢？餓過了火，回來再吃多了，又得不舒服好幾天！在這抗戰期間，一切東西是貴的，特別是藥品！

洗老太太 我是想啊，等等你和我的乾女兒，一片好心！

洗局長 （瞪了太太一眼，而向淑菱發言）你這麼大姑娘了，就不懂得伺候伺候祖母，留點心？

楊先生 都是我的錯兒！不過，可也情有可原，我們一致的要等你，跟你一塊兒喝兩盅酒！連不認識你的朋友全這麼說，是不是？（向賀客）

賀客甲 是，就是！久仰局長大名；今天的機會實在難得！

洗局長 （向後面打了一眼）怎麼？沒吃飯就打上啦？

楊太太 他們是專爲打牌來的，我要是請他們早五點來，他們也不會推辭！

洗局長 國難期間！國難期間！（慨嘆）

楊先生 大哥，下午要是沒事的話，咱們還得玩玩呢！

洗局長 我？我哪天沒事呢？告訴你，忙慣了的人，坐下打牌就起急！我現在連四圈都打不下

來，起急！

楊太太 牌九野蠻一點，可是痛快！

楊先生 局長要是高興推推，也有人奉陪！

洗局長 再說，再說，那不是什麼要務。芳——啊，徐小姐還沒來？

楊太太 她難道是病了？怎麼會還不來呢？

洗局長 頂好先給老太太開飯，別再等她！

楊先生 我去招呼廚子！大哥，還沒謝謝你呢！老太太賞了禮物，大哥你還送來酒席！

洗局長 不是你那天要求我送的嗎？

楊先生 那是說着玩，怎麼就認真起來呢！

洗局長 我這個人就是剛正誠實。問畢科長，我無論作什麼都要公平正直，說什麼就算什麼，我對我所說的負完全責任；我所說的都正直，所以更得無愧於心的負起責任去辦。啊，我說送你兩桌菜，就必定送來，那絕對沒錯兒！我說，玉明怎麼不來？聽明白了，我當初就不願教她來，現在也並不盼望她來。不過，你們既說她必能來，所以我倒要問問。

我這個人，說一句話算一句話；恐怕別人就不容易作到了！楊，她來不來？假若她答應了來，而現在還沒來到，我好派人告訴她不必來。假若你根本就沒跟她說好呢，也沒多大關係，至多不過是證明你的能力並不像你自己所想的那麼大就是了。

楊先生 （都愣了）她——

漱菱 她來過了！

沈局長 你少說話！（趕快的向楊）怎麼，她來過了？她又上哪裏去了呢？

楊先生 她來過了！

沈局長 那我已經知道了！我現在問，她又上哪兒去了？你知道，你教她來的，由你這個門裏出去以後，就由你負責！

楊太太 仲文，這可到了誰負責的時候了，你該說話了吧？

沈局長 嘔，仲文也敢負責任？！

仲文 我負責！我教她走的！

沈老太太 仲文！記住，你這是對你哥哥說話呢！

沈局長 沒有我的命令，你有什麼理由，什麼權利，教她走呢？嘔，你以為我多弄一個小娘們與你的臉面上不好看嗎？你以為家長是你，不是我嗎？你以為你可以出主意，不必請示我嗎？

楊太太 得了，局長，老楊一年纔有這麼一天，給他點面子！給他點面子！芳蜜這小東西還不來，她要是在這兒，什麼都好辦了！

沈局長 我向各位朋友道歉（向賀客們一點頭）我不該這樣攬擾了大家的喜酒！可是，原諒我，我是個直性漢子，心裏存不住事！我必須問明白，問個水落石出！

賀客們 很好！局長應當那麼辦！

洗局長 好了，仲文，說！

洗老太太

仲文，小心點！

仲文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我看應當把她放走，就把她放了。像打開籠門放走一隻小鳥！當着這麼些人，我不願多說什麼！你作的事你自己明白！

洗局長 請不必顧全我的面子吧！我作的事永遠正大光明，不但不怕叫大家知道，而且願意教大家知道！不信，咱們教大家聽聽，我要個小老婆，我的弟弟把她放了走，這合理不合理？

賀客們 （微微的搖頭，又略示讚嘆，以便兩面都不得罪）你看！你看！

洗局長 你把她放走了？你賠！一隻小鳥，就是個喚蟲，只要我想留着牠，別人就不能動她！

仲文 小鳥的比喩，也許不大很對；我——

洗局長 說！說呀，你看！

洗老太太 仲文，你出去一會兒好不好？幹嗎招你哥哥生氣呢！他有國事在身，他不是個閒在人。

洗局長 老太太，用不着你說話，看我今天教訓教訓他！

楊先生 局長！都是一個人的錯兒！把錯兒都放在我身上，待兩天我從新給局長物色個人兒還

不行嗎？我真要給大哥跪下了！

楊太太 完了，完了！都不用再說什麼啦！局長，我和老楊一定另給局長物色個新人兒！  
洗局長 問題不在那個；什麼新人舊人的！我是問仲文到底他是什麼心意；他若是把話說明白了，我還許原諒了他呢！我這個人辦事永遠講究心明眼亮，公平正直！

仲文 告訴你吧！

洗老太太 我——菱兒，咱們不必等吃飯了，回家吧？

楊太太 老太太！稍等一等！他們弟兄是閒談話兒，不要緊，老太太只管放心！  
仲文 我不再提什麼小鳥，我得這麼說：有個逃難的小姐，被人霸佔了。當時，她沒有任何抵抗力，她沒辦法！現在，她的腿自由了，她覺得她應當走，可以走；所以我放走了她！我並沒幫助她什麼，我只是覺得放她走足以爲那個人——不幸的很，他是我的哥哥——減輕一點罪惡，使我自己的良心稍微舒服一點！

洗局長 嘩！原來是爲我減輕罪惡！很奇怪，我向來不知道我有罪惡，也沒想到過，吃着我的飯的人會覺得我有罪惡！好！你把她放走的？請分神把她找回來！不然，我會辦你拐帶人口的罪名！

洗老太太 仲文，就快去找吧，連劉媽也找回來！  
洗局長 怎麼，劉媽也走了？也是你放的？她受了什麼壓迫？又是我的什麼罪惡吧？

洗太太（不願說話，但要幫助仲文）劉媽要回家，我就教他走了。

洗局長

嘔，這很簡單！你放走老媽子，從此不許你再雇女僕就是了；簡單得很！（乾笑了兩聲）倒還是仲文的工作繁重一點，請吧，去找她！怎麼着；找不到，你知道我不至於沒

法子懲辦你！

洗老太太就快去吧，仲文！（仲文不動）

洗局長

老太太，不用催他，有三點鐘的工夫呢！那個，畢科長，咱們先辦咱們的事。

畢科長

來了一件緊要的公事！（極慎重而顯着匆忙的拿出公文來）

洗局長

（看了仲文一眼，接過公文來，拆開，又看了大家一眼，然後纔看公文。看了，皺上

眉。又看了一遍，手顫起來。擦了擦眼，再看；身子一軟，坐在附近的一張椅子上，再看公文。）畢科長！

畢科長

怎麼了！局長！

楊先生

倒杯茶來，是不是心中不舒服？

洗局長

你的賬，你的賬！趕緊回去弄清了賬！我馬上就來，你先走！

畢科長

是！是！局長！我可以？（伸手要公文）

洗局長

（要遞公文，可是用力一拆，放在袋中）我還有辦法！有辦法！我不會失敗！

畢科長

是不是辨交待？我好——

|洗局長 |（無可如何的點點頭）快走！我馬上就來！

|畢科長 |想不到的事，想不到的事！（忙中仍未忘深深鞠躬）（下）

|楊先生 |爲什麼呢？大哥！

|洗局長 |沒關係！勝負兵家常理；敗了，再打就是了！

|洗太太 |怎麼了？怎麼了？不是又警報啦？

|洗局長 |不是！沒什麼事！楊，給她們開飯；一吃飯就都不開腔了！

|洗太太 |現在，我可以對你說兩句話了吧？

|洗局長 |咱們倆不過話！你不能幫助我，也不肯幫助我，我會獨自鬪爭！我作局長，你便是局長太太；我撤了差，你還是洗太太；等我明天再弄上官，你又是什麼什麼太太。這是你我的命好，沒有別的可說。

|洗太太 |我並不希望你老作官——

|洗局長 |對了，你願意我老撤職！躲開我！

|楊先生 |

|楊先生 |大嫂，少說一句吧！大哥心裏一定不大好受！（轉向他）大哥，我是個小流氓，可是我有小流氓的義氣。來，我幫着大哥去幹，今天被撤職，明天就得還弄到個官。即使再失敗了，咱們還會另闢途徑，到別處去找官作，是不是，大哥？

|洗局長 |不成問題。到哪裏也得有咱們的官作，憑咱的本事，憑咱的經驗。芳蜜怎還不來？

楊太太 我囑咐好了，教她早早來；也不是怎麼到如今還不露面。大哥，不用着急，老楊，我和芳蜜是你的死黨。我們一定含忍不住了！（轉向洗太太）大嫂，不能再消極，不能再不聽我們的話！看見沒有，大哥被撤了差，事前連點風聲都沒聽到。要是咱們早有組織，早活動起來，怎能吃這個啞吧虧呢！

洗太太 怎麼，撤了差？誰的主意呀？難道天下就沒有公理，就看不出好人壞人來嗎？（要哭）

楊先生 老太太，先別哭，今天是我的好日子！嘿，這個生日過得多麼好！

洗局長 媽，你少說話，沒關係！

楊太太 （往外跑）嘔，你可來了！大哥，芳蜜來了！

芳蜜 （似乎已嗅到點不甚好的氣味）怎麼了？怎麼了？局長怎這個樣子？

洗太太 乾女兒，你來得正好，快勸一勸局長，給他出個好主意！也不知是誰出的主意，撤了他的官！

芳蜜 那不可能，不可能！怎麼連點風聲也沒有呢？

洗局長 芳蜜，對我講實話！我想，你與這件事有關係！告訴我實話，不然的話，我準教你出不去這個門！

淑菱 我早就說她是漢奸，你老不信！

洗局長 閉上你的嘴！芳蜜，說真的！我是條漢子，勝利失敗都沒關係，我能屈能伸，鬪爭到底！我願意你實話實說，教我心明眼亮。你也許是我的眞朋友，也許是我的仇敵；對朋友我有片真心，對仇敵我也有辦法！你說！說實話！

芳蜜 我起誓，我真不知道！

洗局長 （對賀客們）對不起，請先到後面坐坐！（看他轉過去）芳蜜，我若是這麼猜，不知道對不對：你是不是要這麼壓迫我一下，教我丢了官，讓我無路可走，好完全聽你的支配？聽你的調遣？

楊先生 我去教後面先開飯，省得他們再過來。（轉向後方）

芳蜜 （看了大家一眼）咱倆好說話嗎？

洗局長 沒關係！他們都聽不懂你我的話！不過，當着大家面前講有一樣好處，我不容易再中你的美人計。我生平最大的一個缺點，就是對女人性太急，只要她把手遞給我，我明知要上當，還是管不住自己！丢了官，我不便再講什麼官話，哈哈哈！當着大家的面兒，大概你不好意思再施展那些小手段吧？

芳蜜 何必呢！何必因一時的不順心，而胡猜別人呢？你完全猜錯了。你作官，纔有勢力，纔能幫助我——自然，我也幫助你嘍。你丢了官，於我有什麼好處呢？先別疑心朋友，頂好大家總動員起來，趕緊再抓到個差事！

|洗老太太 這是好話！趕緊再抓到個差事！乾女兒，你幫你哥哥的忙，多分分心！你認識得人  
多呀！

|芳蜜 好啦，乾娘，都別着急，慢慢的辦，總有辦法！乾娘，楊太太，我還有個約會，先走一步；過兩點鐘我再來，咱們好湊湊小牌！

|楊太太 我們專等你吃飯，你怎能走呢？打小牌，我今天沒那個心緒了！我們正好說會兒話吧！哪有的事，哪有的事，這麼有本事的人會丟了官！

|芳蜜 待一會兒就來！必定來！（一邊說一邊往外輕移）

|楊先生 （由後面回來）好啦，他們就吃，咱們也快！|徐小姐沒走！

|洗局長 （已阻住她的出路）你想走？不這麼容易！

|芳蜜 你打算怎樣呢？是不是你丢了官，教我賠呢？

|楊先生 （對楊太太）都是好朋友，怎辦？怎辦？我簡直沒法子勸！

|楊太太 |芳蜜，你就稍坐一會兒，陪老太太喝一盅酒。

|洗局長 你想我能白白教你走了不能？

|芳蜜 我反正不能下令，教你官復原職，我不過是個漂亮小姐。

|洗局長 （剛要對她說話，後面有人拍了他一下）什麼？

|偵探長 （身後帶着四名偵探，偵探押着紅海）|洗局長？

洗局長 是我，怎樣？

偵探長 司令部請。

洗局長 有公事？

偵探長 當然！

洗局長 什麼事？

偵探長 不好在這裏說！

洗局長 都在公家服務，多少給點面子！

楊先生 都坐下談談好不好？倒茶來！

(偵探長笑了笑，似乎要給面子，但沒坐下。洗局長仍勉強鎮定，可是沒有力氣再站着，就坐了下去。淑菱拉住了芳蜜，看着紅海，唯恐芳蜜跑了。芳蜜傲慢的微笑。洗老太太拉住仲文，直哆嗦。洗太太呆呆的看着。楊先生慌而仍要充好漢。楊太太搓手，仍媚視偵探們，但全無用處。紅海不住的搖頭。)

偵探長 知道的，局長是有點嫌疑。

洗局長 什麼嫌疑？

偵探長 不大好講。

洗局長 漢奸？（一笑）

偵探長 大概是。

洗局長

要論漢奸，這裏現有頭等人才；徐小姐，對不對？

芳蜜

你丟官，你被捕，與我有什麼關係呢？別是吓胡塗了吧？他們捕的是你，不是我；這是官事，並不徵求私人的意見！

洗局長

假若從人情上說，從良心上說，你是不是對不起我呢？

芳蜜

你又對得過誰呢？對得起你母親，你太太，你一家人，你的國家？就算我是漢奸，我也引誘不動個良心健康的人吧？

淑菱

可是你爲什麼利用紅海呢？紅海，紅海！你說出芳蜜怎樣欺騙你，玩弄你！我警告你不是一回了，你不信，看現在！

偵探長——紅海沒罪過，紅海不是漢奸；放了他，捉起芳蜜來。

偵探長

小姐，我們辦的是公事，我們憑證據拿人。

紅海

淑菱，你可憐我，教他們放了我！芳蜜交給我的稿子，並不是稿子，而是情報；我並沒

看，我並不知道！那些信，都是大家給她的，她也教我替她存着！偵探反拿住我，而不去捉她！我冤枉！芳蜜，你是女人呢，還是女妖精呢，爲什麼這樣陷害我呢！

淑菱

偵探長，拿住她，她根本不姓徐，她連準姓都沒有！

偵探長 我們不能隨便拿人！

淑|芳|海|蘭 那些封信上，沒寫着芳蜜嗎？還不是憑據嗎？

紅海 我偷看了一封，是你爸爸給她的，可惜，可惜，上款寫的是『我親愛的小鳥！』沒有她的名字。大概其餘的那幾封也是如此！芳蜜，你有本事，佩服你，恨你！你是靈感，也是毒藥！

芳蜜 偵探長，我可以走吧，既是沒我的事？

偵探長 啊——等我打個電話去請示請示！對不起！

芳蜜 也好！

洗局長 千萬別放了她！

偵探長 （對一偵探）去打電話請示！

芳蜜 洗局長，我沒想到你會這麼沒有男兒氣！你自己願意幫助我作事，怎麼今天說我引誘你呢？你不是三歲的小孩吧？大丈夫敢作敢當，何必跟個漂亮的女孩子爲難呢？

淑|芳|海|蘭 無論她怎說，偵探長，別放了她！紅海是好人！  
好！我沒看見過這麼胡塗的好人！

楊先生 偵探長，這點事情，可以私自了結不可以呢？你看，你是最論面子的人；我呢，一半

是官派，一半是外江派；咱們都深通世故人情！要是咱們能了結這樁事，教大家都過得

去，都保得住面子，咱們豈不是多交幾個朋友？據我看，徐小姐只是個交際花，人滿好！洗局長呢，既作局長，還能是漢奸？紅海這個人，倒許不道地，我雖與他沒有深交過，可是我知道他不大可靠；我給他送去紙，求他寫對聯，他都硬把紙沒收了，一個字也沒寫來。這麼辦好不好？你既別帶走徐小姐，還得把洗局長放了。以洗局長的金錢，徐小姐的身分，我兄弟的面子，絕對不能教諸位弟兄們白跑這麼些路，至少我們也得送

上新鞋穿！至於交差呢，滿可以把紅海帶了走；拿到一名也就算了！還有一層，這裏全不是外人，局長的家眷和我的家眷，沒有一個外人，決走不了消息！

偵探長，你要敢那麼辦，我就去告狀！連楊家夫婦也不是好東西，他倆老跟芳蜜在一塊！

洗老太太 菱兒！菱兒！你想要我的命嗎！你們當巡警的，我的兒子是局長，是好人，我就不准你們把他拿走！

偵探 報告，請示過了，也逮捕！

偵探長 對不起，徐小姐！

芳蜜 我看你不敢吧？

洗局長 拿她，我有證據，不會有錯兒！

(門外汽車響)

衛兵甲 徐小姐在這兒嗎？

衛兵乙 那不是！

衛兵甲 （敬禮）徐小姐，我們太太請！

芳蜜 還有別人嗎？

衛兵甲 有兩三位太太呢，專等小姐去，好開飯。

芳蜜 （對偵探長）怎樣？

衛兵甲 （看了看偵探長遞過片子去）我們來請徐小姐！

偵探長 只要能交代下去就可以。（笑着揣起名片來）

芳蜜 再見！

（大家目送她出去。）

仲文 哥哥！有什麼罪承認什麼罪吧！你好色，貪權，愛財，你誤了國家的事，還睜着眼把大

漢奸放走！承認你的罪惡，別再欺騙你的良心！把良心拿出來，你就是個囚犯，還能帶罪圖功，爲抗戰盡力！你別以爲徐芳蜜就可以這麼逃走了，她跑不脫！國法，公理，是不受欺騙與戲弄的！我天天必到獄裏去看你，教我們真像親手足似的談談心！

洗太太 我——（呆呆的看着局長）

洗局長 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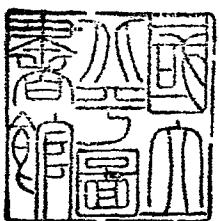
淑菱 紅海！爸爸！

楊先生 楊太太 大哥，別着急，咱們有辦法！  
洗太太 （狂喜）看你們那個敢拿走局長！

（幕）

中華民國元年六月一日

商務呈繳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丁五五九

港

(811081)

☆大時代  
文藝叢書 殘

霧一冊

每册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老

長沙雲正路五

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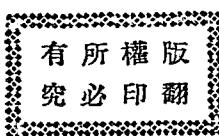
發行人

王長沙雲正路五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福州、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給審查證圖字第九九六號

02

40716

